茶臭集

二

5563.8
4022.2
v.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楊皐集卷之二

書

上歸谷宋先生書 諱來熙 字子七 乙巳

一拜門屏嘗竊自以謂賴天之靈何幸薰炙再三舊染之汚庶幾有以獲新者辭退以來感慕之懷自不覺萬倍於前日矣謹伏問此間先生道體起居幷膺

神休欽溯敬祝伏不勝區區下忱趙斯文秉憲甫問目中云云歸叟思之四者之未發謂之渾然則渾然指天命之性也性與氣質初不相離又不相雜四者之未發謂之渾然者以之不相雜也氣質之性亦在

其中者以之不相離也如此推去南塘之所引蓋可卞矣混善惡之教恐未知聽聞者或不以爲有圭角云乎請益之誠爾切于中敢此無隱明賜下誨如何

小生初二日轉到賤庄眠食則如昨而日與山農較爭多少既無以德化之經無所威嚴之此地人情亦不可以一槩論之則四十年來自潔之心恐或受一點之污反而思之不如付之清壑之爲愈而常情之不可已者亦發於天理之所固有者肆敢妄恃惻然慈愛之心博及於微賤不以煩瀆爲嫌而摩之義理揆之事體謹具別幅以上幸伏望下垂諒察視同弟

子之列而條條下教無使獲戾於神明與時政焉餘
萬伏乞爲道加重以慰時望

上錦谷先生書 乙巳

向也伏蒙手書下答荷意勤厚濯手拜領不勝藏戢
厥後日富叟伏聞先生體中安和履道貞吉卑誠勞
祝日益勤止小生遠荷庇庥姑無顯羔而志氣不強
物慾交奪每於點檢之際尤悔層生肆欲頻近門墻
淬礪其萬一而瞻仰不及此疚命耶向稟氣質之說
僭不自揣猥有所陳矣不加呵責財教諄悉竊不勝
欽歎感激之深禁止之誡尤以見大君子謙光之盛

師雖不屑小子不可以不敬也夾紙上中下之教上既不得勿論中欲用之利鈍在天遂出於下事既歸正皆先生之賜也感頌無地而辭費至此厥由有自還切悚仄其詳都在汝安口達只祝為時加護以慰士林之望

上錦谷先生書 戊甲

歲一造拜蒙誨既多觀感所得亦不可勝言而伊來慕用之誠久愈倍蓰謹伏問道體動靜隨序康寧拱禱萬萬教生素患河魚比益添苦一味放倒所工漸覺荒廢只恐無聞而死也每擬負笈以進恒遊學焉

舊聞奉質新見求正矣氣質與情勢果有不可強爲
而日月不私於有志者迄茲蹉跎其亦命也耶歎悼
歎悼近間有問於教生者以爲某幼失慈母彼時緣
甚事故神主未成今居父喪禫中欲追造而母氏忌
日亦在此月忌之前一日造成何如其儀節與祝辭
亦何以爲之云云教之以之他知禮家問之則曰遠
無以自資近無可往乃與之相議以爲造主之時吉
期不遠忌與吉孰愈儀節依用改題規祝辭主人客
舉原委而自製用之未知如何如是說罷此雖變禮
想必有先儒論定而鄙中無徵還切惶懼玆敢仰達

造主當於何時儀節與祝辭亦詳細下教焉將以傳告其人矣請禁書雖先生之不屑也竊俟來冬雯立于門屏之外以聽肯否也

上歸谷先生書 戊申

仲夏下覆迄玆鐫感陽復有日謹伏問道體動靖順序益享拜候既周年矣有孚顒若未敢少散也小生初八日入峽準擬晉掖起居節仍執經門下期蒙教育之恩頭生一貞腫屢日叫苦狼狽而歸回首瞻望悵悵之懷曷可勝達就伏白忌日若是初一日則祝板日干支似不可襲書初一日若甲子則只書甲子

翩日未知何如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諸位既迭掌則其墓楸似亦諸位迭掌而近世士族家或未免有紛紜有長孫掌之者有諸位迭掌者其無明證歟祭禮三上香見於何書乎並賜下教何如

上錦谷先生書 己酉

暮春者伏蒙前臘手書遣答勤厚備至拜領日久藏戢彌切時維花煦伏惟先生道體起居并應神休傳聞令胤仲季兄大捷漁榜云果然否早年登科似或有妨於進德工夫竊想其自立必不欲安於小成也區區伏賀不勝栢悅之忱向稟禮疑教諭諄悉感激

殊深教生岷崇差可繼以寒疾荏苒之際未免書我相負碱砆之琢自非百倍於人其何能有用哉生之子源弘至愚且慢不可移之質也犁牛之望騂角於其子固知妄也置之則可矜教之則恐傷恩也使之往拜門墻之外覘瞻顏色而發其良心伏望仍賜領可而進之幸蒙叩兩端之教則不但不去之意益廣大而渠亦得飲河薰德之所感發何莫非先生鎔陶之賜也拜候漸遠坐聲臯衷无切惶仄

上錦谷先生書 己酉

國哀普痛而 因山奄過去益冈涯 邦籓無疆

嗣聖濬哲云東土含生之慶孰大於此哉又違教席
徵裹耿耿陽復不遠謹伏問先生道體安養起居元
吉景仰彌勤實不勝伏禱之忱侍教生遠荷庇庥幸
免罔恙而顧以異質之資加之沈痼切不欲怠惰而
自強不得生平所志未嘗不於仁矣一日用力做不
到自如也此所謂力不足者蓋如是歟朱夫子嘗曰
須就正方得許多工夫又曰無許多工夫雖欲就正
亦徒然以前說則貧窶之行固不可一日少緩而勢
有所難以後說則恐為徒然然此不可以因循而止
也明春則準擬灑掃其果有賴於天靈而獲遂所願

也耶去七月獻議全篇或可下示耶

上錦谷先生書 辛亥

某頓首再拜言光陰代禪忽復高秋仰模景範隨去彌切謹伏問霜令哀體神佑履道安貞區區下懷千萬伏祝胤兄復職雖出為貧實為公私地大願是極慰不能自容侍教生所謂尋數不敢不勉而春間辭退以來宿痾新恙閙朔闖作病後精力漸覺非昔時矣以此惕然傷歎也前者下書恒久之訓至今講服而但自新不勇欲去做箇不遷怒而未能自知病根常在於見不善則氣餒如山也然則過半世一敬字

捷去不熟事至應之或不覺與之俱往以若所謂其能免夫硜硜然也幾希矣每以是切欲又處門下獲蒙陶冶而拖至于今病日益沈氣不從志不知何時終能有所濟也

上鍋谷先生書 癸丑

拜違侍間倏忽三年矣瞻慕之誠食息靡解卽茲歲律垂暮伏惟道體動止萬庫地遠便稀既不能種種趨慰於誠孝哀毀之中又不能一致俯揆於寥廓靡逮之後每中夜以思悵然悚然無以自容叅酒之職先生想必不與焉而其於尊道德樹風教實愜有識

之望深藏遠遯亦將有以激昂於林藪巖穴之間也豈不偉哉胤兄實衡幾得斗升之祿以其叔水之養亦可謂世間公道磨滅他不得遠伏慰亾量侍教生前年春正殿取前野之閒曠欲以爲糊口養性之計其秋初病暑痢屢經危迫人皆以爲必歸乃已自度殘息終是不堪生既無益於世則死亦何傷只有所懷異日灑掃不敢褻叩升其堂入其室究聞其蘊奧周觀得宗廟百官之富禮樂制度之美以效尺寸於傳述之責矣以是竊自歎咄何幸呻吟至今年仲秋強起然餘祟交攻心劇神疲支節痿弱間失孫兒情

私作惡所以尋數專廢耳目懵然近得朱子大全看至六七篇自以爲況第待來春疾若見蘇則切欲勇進門下爲久留薰沐而得遂所志然早晏何可預必也

上歸谷先生書 甲寅

省禮白伏承令季胤上舍奄忽違世福善之天若是其難諶耶不勝驚恠竊伏念慈愛隆深悲慟沈痛恐或有損於攝理聖賢遺此何限而迹其所以理遣不過謂之命也則區區之誠只以是仰祝千萬容臘下發月初獲拜伏讀未訖不覺涕淚滲然第伏審彼時

起居節不至大失常度又以垂教詳悉如非深造乎道曷以致此欽歎殊極慰感並切謹問間者道體更何如侍教生病根支離非手不起非杖不步難以復三數年前氣魄春間晉候之計未由以力致素誠姑未趨慰憂想底懷有難容達家兒輩托以明戶計妄作西行甚矣其愚也不學無識急於攝苗初豈不欲挽止也緬然長思還可惻然只爲閱歷世故且因其性而姑許之還時教之灑掃矣傳聞去路欲直向門下果爾則來時似宜攝齊矣以時俯誨如何伏乞深自寬抑以慰遠誠

上錦谷先生書 甲寅

去十五日因鄰儁上書下覽否風氣清穆謹伏問眼中動止候神護萬康渾儀貞吉下誠戀慕不勝仰禱侍教生病情尚爾精神昏暗有妨於尋數指節痿弱實難於操弄其或謂之命也耶迷豚輩作無益之行尚不聞消息甚訝間果拜候未適因同鄉崔斯文以其門事造拜門下為揆近候且以覘為道萬護以慰遠誠

上錦谷先生書 甲寅

久違立雪之誠彷徨遠域無由登道恨結在心謹伏

問稍寒道體一旺動止萬康客春愴衰聞甚悾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非此之謂耶季胤初期奄經雖寬之以曠達尊年隆慈不能不相漸綴於其間伏乞倍加攝理以幸斯文之望焉老先生致祭伯胤外除寔朝家之盛典為公為私兩切慰賀侍教生大病後元氣一敗別證層出腸鳴心煩水穀不分眩暈間作精神筌荅不能專力於尋數雖或放下放開亦朝忩而夕失領會不得伏切悶歎朱書看來果是地負海涵無物不載無理不具學者不可一日釋諸手又不可終身離諸側也然其格例也語辭也論議之

前後不同也往往頗有艱會處此書東來之後圓隱以下諸先生莫不尊尚則必有所以為說者而一未得見甚齟同春所跋語錄解其有刊本而在於何處乎此有謄本而輾轉訛謬亦多未詳无庵與文谷兄弟註成大全劉疑者亦刊行耶見其名而不見其書幷下教借覽之方焉萬曆三年柳眉菴校正板後後賢愛無復校正板耶見本亦多剜缺今又廣集諸賢之說重校重刊則實為後學之幸而世無出氣力擔其責者奈何崔雅傻付上一候其先事未得詳即矣聞其人獲蒙俯教感頌云爾

上錦谷先生書 乙卯

客臘徐雅歷訪獲聞詳實深以爲喜厥後歲換謹伏問道體動止履端千福令抱蘇健下情不勝拳拳之祝侍教生一自病後精力益耗意緒闌珊雖或以時致力於朱書毫芒之得難保其丘陵之失則何時可得升堂而覩奧能遂其所願也去冬下書有曰闕其疑而用其知亦當受用於平生更加幾年沈潛之工敢不服膺乎退翁以爲此書非無雄辯巨論使人皷舞處只緣其文平實紆餘其用如布帛其聲如廟瑟其味如大羹無侈麗震耀之辭以眩人喝人故人皆

不喜與可謂深得語也又有所節取而註解者其果徹覽否求之嶺儒則似或有在而無路可得伏切恨恨拜候靡時不切弟待病情稍完也兒子極昏愚既不知學文不能隨分刻苦作時文妄生憤悱於不當憤悱處復爲紛競之行幸下一言警誨俾得自厲伏企天氣向和爲道保重慰此仰放

上錦谷先生書 乙卯

離膝之慕歷年靡辭闕候之悵隨序可勝謹伏周坤復之交道體動止對時康旺眷衆一例貞迪千萬無任伏禱之至高山安報亦陸續登聞否其治聲欝慰

瞻聆足令斯文增氣也杖屨臨之庸盡二稱區區仰賀不啻若自其口出侍教生宿痾尚未輕健憂與憂接子婦子擲閱綢陷危且學稼而不能穡明將還歸舊居溫習舊業為計而送女迎婦又在於至臘兩月舉家疏撓非直兩三朔則比獲寧居當復來歲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憂虞之間動涉年月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動心忍性亦有難於每事必中才涉紛擾即應接无易件逆一言未終已覺其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則不知何時可希到不遠復之界分也每以是伏自歎恨家禮集考

出於誰手而在於何處竊聞此書乃禮家之丈尺云信然乎切欲一覽而不可得朱子年譜與淵源錄二冊固不可無者亦無路借接只恨所處之僻陋也第待憂稍敢事稍定準擬晉謁耳三從弟頤休郎老洲門人也方以先輩作邪上行而將拜軒下因其便敬陳下懷惟伏冀為道增旺用副區區之祝

上錦谷先生書 丙辰

安問久曠慕鬱方甚前月三從弟頤休便槩伏聞秋來寢膳康寧極慰下懷月晚序易謹伏問氣體候叟何如眷集以次增慶區區伏慕不任小子以楚苦與

韋丹等諡夏秋二節浪度於呻吟中每念此事不可不勉而年與時馳百病隨加神隨氣銷舊見漸昧自不覺掩卷而長太息也就中小子先祖縣令公碑文孝子公誌銘切有卑牖出於百爾之思敢體先人匪彝之痛而仰冒哀控旋懷兢惕乾坤大德曲成而不遺幷以特蒙準許感篆衷曲歸會宗族而告之咸以為雖糜身粉骨無以報之窃伏深惟縣令公危忠孤節偉功卓績眞有不可磨滅而已者而遭時艱難值家險釁凡其遺藁言行事實率皆遺失其雜出於諸家記述者亦多錯謬而尚未得立言者論讚孝子公

以若篤孝至行殫志未試名蹟雖不登於史牒規模
尚有裕於後昆其餘徽遺芳之爲感於鄉邦者則至
今傳誦百年一日矣若只如此湮沒是尤幽明之所
隱憾於無窮也所以願得大君子一言之惠庶有發
於潛闕之蹟也盖微顯闡幽雖聖賢之自任而顧至
微至賤極知干冒之爲僭然情事懇迫仁庇攸暨不
可雯停俟後日若以久遠而難愼則唐虞之人才未
爲盛於殷周若以微賤而闕略則詩三百亦已多矣
且其一向耻世俗之嘐嘐相雜但以爛簡陳藁十襲
爲篋笥之寶孤守爲貞固之法則芝蘭之生于林谷

者豈以混淆而不自爲芳潔耶年代寢遠舊人盖謝
娶無從叩問其將並與所藏守而泯泯若初無是事
也必矣豈非世道爲可惜子孫爲切痛事理爲欠缺
哉縣令公文將立石墓前而顯刻之孝子公誌將納
之幽堂告于神明又欲因是爲大公案推廣而乞旌
之盖以耀之於今與後矣向聞頤休言則聞已下垂
原照而幸至緒次光不勝感藏之至人家子孫此等
文字之懇孰不用極或隔年不得閱世未成者有矣
今小子獲遂微願於數三月之間何其爲幸之至於
此也然竊有未敢自解者凡狀體不厭煩多以待作

者之裁酌去取碑則論讚其德功言敷而美之誌則論讚較畧而先祖辜實子孫生成尤致詳焉表則又是省略於誌而同大異小也今其緒次不以碣而誌之不以誌而表之云碣碑誌表果無相上下而然歟若爾則子孫鑱不可如前草草更為別幅呈上下諒焉文簡公遺事亦依下教而當從後便錄上耳文忠公文集今巡相方設重刊斯文之幸也蓋自古賢臣自有用力進賢之別所以孔子以鮑叔子皮為賢於管仲與子產而我東先儒皆以思菴比之司馬涑水末學淺見何敢雯軒輕於其間哉抑不知宗匠乎儒

林領袖乎諸賢舉之惟恐不能先同寅協恭挽回世道於宋於鮮孰多少哉白沙清陰尤菴芝湖諸先生之發揮之者可謂無餘蘊然顧今此舉可謂思庵之道不隧於地則朝野士類相賀為增氣地也先生不可無一言立之發前賢所未發故此議熟之有日矣頤休向也伏請跋文則始終靳許云小子之惑滋甚矣敢以無隱之義叚煩仰稟伏乞曲賜軫察俯遂士林之大願焉

跋文幸蒙許可則　仁廟潛邸時訥齋不有其身直前保護固臣子之大義而　國家之元勳也此一節

入錄于家庭心法繼述之序如何後世道學不明不知行之爲道效之爲學而只以誦說仁義註解經傳馳騁文辭爲高蹈文末之弊一至於此哉大抵世道之汙隆直由於大臣之用人矣　國朝五百年儒臣行道莫尚於思菴而己卯乙巳兩度士禍實本於訥齋乙亥封章則以叔而綱繆於前以姪而繼述於後至今爲西人之相傳家法此事始終寔訥齋思庵之大節目也後生晚出之所當師法者也若以此義編入於其間則於思庵豈不爲有光乎於世道亦不爲增氣乎近世或有以文章詩調爲兩賢之論譏是未

足為全鼎之一繇也豈惟不知兩賢道學名節之為國家樹立萬萬有力也抑亦不知可行可效之為道學也可勝歎哉茲敢更稟復加軫念而密察焉其舉大撮要而振耀之則惟裁處之恭竢

上錦谷先生書 丁巳

前冬下書原幅小牘尚尊閣案右每一奉讀殆若面受諄命感幸無任謹伏審彼時動靜而緬禮果是難慎地中尤非逆覩孝思靡逮似有勞瘁之損伏慮萬千謹問春來氣體寢膳神祐康復區區祈祝之至仲胤筮仕何必以官為多也修己治人乃次第事則工

夫事業亦必幷行而收其效也同學之爲榮詎有涯畔小子得春數月病情幸無添劇而所謂佔畢雖不敢全廢目不禁不悲之淚手不覺不懼之戰若是者如之何其鑽仰得堅高處耶一自昨夏離膝常思所以砥礪烏頭之力愈久愈淡更擬夏秋間及門請益亦未知天靈既賦以氣質之薄劣準許其所性之勉盡否也惟以是耿耿

大抵息菴集跋文乞于先生者此非一人一家之私事實樹教明叙之大端則世雖有黎眉之手似不敢不讓於先生伏想先生亦不至固拒也敢以可考文

字賁上以聽可否

竊嘗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非惟學問爲然作文亦然所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蓋息菴之學攄梁于訥六從師于花退磨礱于栗牛以若天資之清粹純懿必有所以造詣之卓爾而不幸家禍文不在茲可勝惜哉雖然顏曾冉閔不以文學見稱而不謂之不學則幸有一言可蔽者栗谷之言曰迂臣之學知向方者莫如朴某此可以爲千世之徵也且泝其流而知其源則由其事業之末終而其工夫之本始可知也以其大者論

之於親竭力於君致身進賢退邪惟恐其不能先不能遠此誠不深造乎道不可能也以是數節摠括為先後則其為文也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有其度篇法典重不失其大綱也此實本始之所先其或致旬之抑揚頓挫長短節奏造字之點綴關鍵金石奇彩至若氣為之主而黼黻王猷經緯天地者乃文辭之條目而末終之所後也不其然乎願以承教近日得見小子之宗家墜笥中古朴齋趙公泰萬記示訥齋宗孫順陵直長諱亨東書有曰　中宗乙亥二月章敬王后誕　元子七日而薨時諸後宮二洪氏皆

有子朴淑儀有子曰嵋爵福城君年最長而淑儀寵冠後宮覬覦非分朝野疑懼者且半歲也七月 上以災異下書求言八月訥齋冲庵二先生應旨之疏上矣疏出冲菴手而訥齋裁之以爲疏頭故疏在冲菴集二先生之請復廢 妃位者蓋發明 國母之無罪也又欲使 君父納之無過而關雎之樂復焉如初又欲正諸功臣逐廢 國母迫脅 君父之罪其深謀遠慮專在乎嚴嫡妾之大分使我殤保 元良自底於盤石之安而使覬覦非望者不敢生心也當此之時爲邦之道無出此右而二先生忠言正議

昭如日星則苟有人心者孰敢非之而李肯之言曰
倘慎妃復故位生大君而論嘉禮後先將置　元子
何地朴某等論邪議權敏手李彦浩等附翼肯論殺
二先生鄭文翼申文節　名磏吏判諸公救護二先生縱廢
妃不得復位諸功臣死牖下然二先生得不死編
配下邑而薾保　元良之經歷無限危疑終陟大位
聖德堯舜是爲　仁宗大王也此天也至於乙巳
丙時則二先生死已久矣獨使河西先生如不欲
生終身自廢此亦天也嗚呼斯昌故也使我　仁宗
聖壽靈長而冲菴不死於己卯訥齋不沉於下郡而

不蚤世　明良相遇則陶鑄虞何可量哉而天不
祚焉嗚呼斯曷故也矧等時靜菴先生新入諫院盡
罷矧等職　上從之金安老等爲兩是之論自是廷
議角立互相攻斥遂爲己卯士禍本根嘗貞愍安公
力救二先生又薦引靜菴故家族受禍最酷也盖自
己卯而又爲乙巳大禍　國幾覆亡究厥所由實由
二先生疏事而當時害先生者救先生者後之人察
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也則其識二先生也不難矣
思菴朴先生之爲先生從子也不其宜歟重峰趙先
生之言曰訥齋冲菴之疏明扶旣絶彝倫其盡之矣

景始（宣長字）訥齋先生之八世孫也曩余南遊至光州訪先生之後孫諸君見景始也余爲感之記訥齋二先生疏時事首末示景始云云蓋其爲說皆非無稽之言也乃史乘間所載實蹟則必是當時來見其鄉徵門文獻無徵矜惻之心出於感發而錄示者也敢又仰陳以備商酌採摭之資最其保護　元子一事一轉再轉而爲己卯乙巳之禍此一款非直爲小子先懿之大段實　國家明倫立紀之大義則終不可如是沒沒無傳也審矣且此集了役則想即廣布時亦難再濫蒙仁庇瀝誠祈懇雖謂之論說世德有

遑於跋文之體若以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之義裁入于德功淵源傳述之次則事體宗備而實不失於厚之至也亦足為發前賢之所未發與石室華陽之發揮引重者無相上下而外他論辨取舍之同異得失亦願其各極其趣也特垂財幸前書碑碣之諭既聞命矣對校之愈惶越殊深安敢有一辭之贊也

上錦谷先生書 丁巳

閏月中得高山書謹審寢食安寧大慰下懷居然秋又強半伏問郎日道體百福動止一旺水曺之陞除

恩諭之繼降爲斯文榮則榮矣實世道幸莫幸矣
雖不立朝供職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也小子昔疾姑
不更作而經夏以來左目常淚昏眩益甚祇得靜坐
瞑閉僅覺全勝而亦不無意味之深長然舊學既隨
若從此不復得看書其終也將已乎伏自恨恨三
月十日上書直致于伯胤兄輒有別紙冒懇竊計必
即關徹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達自不自知其聽否何
居也殊甚紆鬱蓋此跋文若只爲私門之私也焉敢
煩瀆尊嚴再三之至哉今又以儒林之意定舉員進
稟其人卽小子從祖兄之子也渠於文字頗有勑勞

之素然生長僻地不能自拔於孤陋及門之願蓁有年所而亦困於蔽水誠本未遂今因此事起送乞賜不去之教叩問此集之顛末則亦必有了然可擇者矣更加下諒而準許之用副公私之望何如來月間拜侍伏計家中憂虞有不可遠離者姑未能預必也

上錦谷先生書 戊午

奉諱如昨 太母玄宮奄閟臣民痛廓無以異乎如喪之初歲華載新日候漸佳謹伏問道體履元千福氣度膺時萬旺區區仰祝不任下誠小子伏蒙慈庇私家無警足用幸甚而客臘聯遭功牖之慽悲遑酸

苦有難勝堪比日則墳墓奔走賓客接應甚費力又放不下是雖合下分內事頓無一半餉一意讀書之暇祇恐杭歲惕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也去冬至月晉謁亦有事縈絆忽草辭退遂失久侍董炙第以平昔違遠門墻之恨願令依舊木石之頑每中夜思之額泚不禁晦庵曰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又曰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小子未嘗不從事於此然資質魯愚日力不足憤悱之

心輒爾復啓好徑欲速之萌甚矣機心之難制也明道所謂橋梁之思畋獵之訓眞可爲千世末學之鑑誡也若此病不祛不足以當誘掖之勤其爲愧懼又當如何哉春夏之交要圖負笈而立請因所聞而學焉然亦未知必無魔障也懷德貞民崇林洞小子先祖判書公墓碑改竪識文旣蒙盛諾鐫感罔涯其果俯垂記念而脫藁耶邦中宗人輩誠極可哀其所及門之際應對進退不能無罔措之失幸教之而勿罪之何如

上磻谷先生書 戊午

私居窮約不得以時遣人仰問動靜膽慕罔切日甚
一日比來冬候尚暖伏惟道體一向增福胤兄抱友
以次均善秋初得珍山書槩伏承彼時安報十分伏
慰而爲俊人所催迫未克一書修敬上候下誠悵結
迄未自僻忽者薄暮又獲珍山書謹審寢睡之安寧
伏祝是叶欣幸之至小子夏中暑泄甚於常年下焦
虛涼遂不能食倉亦不化自秋涉冬稍似小康乃不
全廢尋數至或有會心處正不覺千載一轍然常恨
不得恒處門墻之下一一求正以涵養得深厚淵塞
之德而消落其浮薄淺露之態也文簡公碑銘幸或

八量而運息否若不得先生之微闡則寧復知前涙
没其不可以頰爲于宅人也審矣大抵所謂黨論雖
非盛代美事其陰陽淑慝終非所以相混者則夫所
謂天理人欲王伯之眞僞東西南北邪正之源流實
權輿於乙亥一疏而至今爲清濁之分然非直以一
疏而斷之其與一代善類闡道明理刱翼斯文扶植
頹紀之語已出於尤翁之筆則亦云幸矣而尚寥寥
不得爲秉筆之揄揚誠三百年有識之咨嗟也時亦
有待而然歟第其百神勞相精力寧靜幸賜隨時落
筆則此非惟子孫宗族皆受不貲之惠抑亦於 國

家風教不能無少補也

上錦谷先生書 戊午

元良之慶久愈蹈忭寧有異同方裁書修敬使兒子拜納矣忽伏承至月下覆書謹審彼時安候伏慰萬千忽復窮臘叵伏聞比日氣候何如眷下以此均福區區仰祝緬禮既得福地何憾之有是用貢慰之至小子遠荷庇庥粗保十月樣子只是昏愚依舊昏不開而塞不疏不進者安得不退乎體驗涵養之教請事斯語碑銘伏蒙特垂拳念之意下誠銘感無以自容其早緩不必預為之期惟待先生精神氣力對時

康旺而已何敢累瀆撓也明年郎　溫陵聖后復位之再周甲也兩文簡公　太廟庭食之語始發於一正廟朝已未　親製賜祭之文丁寧諄複而朝野迄無闡揚之議于孫尚無控籲之舉此朴金兩家累世所齎鬱者也蓋從享至重典也而以若　正廟之聖德大知告戒于九原之臣曰獨有未遑　大享庭恰云爾則此誠酌之以義理參之以禮典而斷自　宸衷者也正所謂俟百世不惑之議則豈可尚爾爲欠典乎每當已未　致祭有若常典然明年自別於宅時則從享一款尤不可無一言仰籲也是故將欲封

疏此非一家之私事誠是　國家之大禮則蓋不能無補於千百世翼冲保社正名之大倫大綱也未知意下何如疏草欲乞諸宅手則恐或有遺漏語故不揆檮昧妄構一篇文短辭蔓實不堪用於上徹鼓以齋上幸俯賜筆削懇祈之千萬而亦不覺皇恐

上鶴谷先生書　己未

五月四日上書計已獲關聽矣小春受序煩歊未退伏惟道體動止神扶增福小子今夏眠食稍勝於昨年而兒憂層疊展眉無暇五月初伏承先祖文簡公致侑之　命七月十九祇受盛禮微門寂寥之餘

聖恩知天感祝無地而殘孫疲力本無所蓄奔走將事月餘撓惱且值暑喘喘訖未得靜坐看書此為悶絕自信之訓尚警惕于中矣焉敢有自信之萌乃敢求益於函丈之間乎日夕耿耿底懷只恐夫子之無言也去月中歸宗黃澗人自昌平見訪詳叩其所遭原委則誠不覺愕然憤慨然可怒在彼無寧姑任之為自解之道則後竟無歸正之日乎聊以是寬之耳此去羅州士人吳甲善即近故吳參判名翰源宗族也與小子家曾有所世誼矣為其先方造門乞文云取考其蹟多有所前聞者下諒如何謹因其行敢候

起居節

上錦谷先生書　庚申

伏自前冬辭退之後不能復貢起居之問雖緣傻栁難得其於慕鬱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歲去春半伏不審道體動止茂對康旺小子遠荷庇庥眠食姑遣宜可以隨分進步爲銖累寸積之功而顧此陋屑頹廢日甚憂兄又從以羣惱所謂學數亦不自始初心有違固不足恤只恐辜負平日樊育之恩未嘗不汗發沾衣也以此益思恒近門墻淬礪爲幸蔡計而每被神氣之疲頓有甚於形格勢禁卒卒告退則同

首瞻望復進之難不翅星斗悵歎如之何先祖碑文龜藏壁玩感幸彌切二三未僻處謹當秋冬之交更進承誨矣

上錦谷先生書 庚申

前月初兒子歸伏拜下復書謹審春來安報伏慰無量日富月移時復清和更伏問氣體候對時增旺仲允弄璋終見頑果之理仰賀千萬竊伏見正月初六致仕之章莊讀屢回眞是明天理正人心而爲經世之大綱宜國之良藥也無一人贊揚而奬勵之圖所以敷陳而舉施之遂以諱疾忌宠之心反爲因循苟

且之言先於政本而倡之誠極慨然此正晦菴夫子所謂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云者其不以是歟嘉矣今之人如何使山林亦卻不安也耶伏不勝驚駭萬萬而惟有　聖心旣明且哲　批旨隆摯感祝無地小子姑免大恙而歲初子令憂患不嘗竟失一小孫悲念情私無以消遣下教調養與加意等語謹當服膺而心志則雖未敢少懈形神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如之何其可也間嘗竊取服制說視之則代服一節乃喪禮之大節目而家

禮不載先儒議論亦不歸一人家之遭此變者未知的從何說而間不無異同者焉寧不悶然以愚見參酌乎諸說則增解斬衰加服條下引據頗多精詳而第其老先生同春以本服攝事之說爲有理曰不欲仍主前見云云此甚明正矣備要曰人子不忍死其親之意爲祖爲母宜無異同云而聊菴以爲父母偕喪以數時之頃爭先後而父喪在後則服母期又於傻覽齊衰三年條下母後死則雖一日之間亦可以伸三年斬衰條下曰父喪中祖死者亦可代服則祖喪中父死者尤豈可論耶據此則爲祖爲母何若是

其斑駁歟通典諸說亦未可曉也愚意增解所謂雖一日一時爭其先後而論其代重者不害爲定論不識以爲然乎特垂批誨仗望

上錦谷先生書 庚申

初夏于今安問頓阻慕鬱倍切伏惟閒來氣體候萬旺渾儀均吉仰祝且溯不任區區小子季夏又失長房孫兒秋初又遭丘嫂喪悲念悚悼無以容達而昨日亾兄緬禮開壙水害孔慘今朝且開新阡地中亦未可逆睹則既往難追遠慮殊深文忠公不祧　恩命合族感祝而主祀孫檠已三從弟頤休仰報然其

主題與傍註一節乃是間代耶後也未有明據洛下議論亦無指的頤休稟于三溪三溪亦答以未有所考頤休行將稟質于先生矣未知其何以則爲穩當耶今不可詳稟當俟頤休傳條陳伏計耳瀟灑處士梁先生諱山甫即趙靜菴洲源而近來所遺實古今所未聞之變乖也非惟其子姓之鳴寃而士林亦瘝憤至於道會方欲呈稟于先生云其原委詳悉於本狀矣不必煩瀆而其題教則恐未知何如第其孤門寒蹤苦血奔走哀籲若無所告者誠亦惻怛梁門謂小子有世舊懇之以先容幸不得久滯于門下伏企

伏企

上錦谷先生書　庚申

前月二十四日昌平梁雅傻上書不審下覽否秋意漸高謹伏問道體動止更何如下誠伏慕之至小子自遭功衰之慽新葬也緬禮也外內細碎便不得不關心加以目下一番賓客書問之冗至今未定形神俱耗宿泄闢發憫絶不能堪息卷不祧寔出　朝家尊賢繼絶之義則乃盛典也詎但爲賤族之感祝也亦可謂斯文之大幸而第其昭穆中絶則主題與旁註何以爲之得合於禮乎繼絶者立其後而承其統

也然則主題當稱繼先祖考旁註當稱孝孫某奉祀而此是間代取後也尤菴以爲有父然後有祖此子將以何人爲父而繼其祖耶遂與同春稟于愼齋愼齋亦以爲難處又陶庵以爲闕一世稱祖稱孫決知其不敢皆以班祔爲無過誤此恐爲不易之論然又有難處者既不可班祔則又將云何玆敢拓取古人已行之跡數條別幅仰陳俯賜裁教伏望

晉何琦議以爲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紹

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宋庾蔚之謂間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以比也

蓋宗聖事於餘人雖有不得引比者於思荅實有所引比者時　王所命義所同也尊聖尊賢禮所同也如曰宗聖以直孫遠繼頗休以族孫遠繼直孫族孫豈無異同云爾則此固然矣直孫族孫之所不同者其稱祖稱孫處多一箇族字然既以　王命繼絶承統則族字文當不用只論間代取後則同一義諦也但其主題與旁註未有可據誠可歎也無已則主題

以繼統之義云顯先祖考旁註以間代之義云孝遠繼孫雖不知爲正當亦不可謂全無所據也耶

或曰遠繼二字未足爲關幾世稱祖稱孫之明據則攷之云族十代遠繼孝孫以明昭穆之無序而有徵統緒之既絕而復繼則庶幾不悖於倫理然既承統而又稱族既稱族而又稱孝經涉苟且遠繼二字既自孔氏家成比則間代之義已包在其中也只稱孝遠繼孫不亦有愈於苟且駁雜之嫌耶孝謂自以宗道主其祀也遠繼謂遠孫繼遠祖久絕之統緒也孫謂族孫也而去族稱孫重　王命定人倫也其或有

以免夫失序亂宗之歸也耶

問代耶後者有漢之寇恂晉之何琦荀顗唐之白居易家皆以孫行為子我朝宋斯敏以弟之曾孫為子而尹景 月汀妾弓 家亦欲以曾孫行為子呈禮曹禮曹引上四人事 啓請曰古人已行之跡班班可考依情願定給如何 傳曰孫行為子古今雖有國典無常規養子侍養子名號雖殊承重奉祀則一也特為侍養子成案定給可也云 增解 蓋孫行為子雖有古例實未足為傳襲耶法者則禮曹之援而為請亦非得正也必以孫曾行為子則此子與其所生家父與祖

反以爲兄弟行也父或反以爲姪行也倫叙之錯寧有甚於此者耶大明令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大明令見增解此明天理正人倫之大經大法也傳教之不許爲子極爲允當第其所謂侍養子既謂之子則義未嘗不同也此雖出於不得已亦恐未可爲常規也今此洛下議論有以孝嗣孫爲可云蓋嗣比子則證以爲接續之意也更稱孫則果有間代之意耶

大抵此禮也亦小記所謂經別爲宗之義則雖有間代之疑文亦不可無立適之義也或曰承重孫或曰

主祀孫之稱爲無過誤云云其亦不爲無傳重處而有傳重底意爲適孫而非適孫底意乎然皆未知其渾圓也又或曰孝玄孫之稱爲當云直稱孝玄孫則不亦渾於四代孫耶愚意若以玄孫爲可也不若且依朱子之於其八代祖制置丸墓祝文自稱爲遠孫某之義稱以爲孝遠孫而別於四代孫也伏乞特垂明誨以開迷惑焉

上錦谷先生書 辛酉

安問隔絕已半歲于茲區區慕鬱無時少懈比日日氣淸和伏惟道體動止神祐千福小子去月遭從兄

喪傷痛之私無以堪忍但眠食依昔長房添丁次房孫善經痘疾是爲之幸而齒髮婆娑神識散漫日月之催迫實所大悶也如之何而得夕死之可也小子受氣淺薄旣無聰睿之資又乏敦厚之質則自當甘以爲小人之歸但小少一念冈之生是耻則此亦下愚之不能無道心者耶是故其所以憤悱者常若不足於人然貧困病痒已不得自家安靜而切己之憂廣不圖之應接牟復益我荏苒之間佔畢之業又不得如意其亦命也然幸托灑掃於門下亦已數十年所則又安敢不學而徒爲虛名也尙不敢命與仁上

請益者不維先生之所罕言實亦小子空空無所取正也且學而未能者舉多則猶恐有聞之戒又未嘗不恒存于中何幸先生誨人不倦之道無微不眷前年冬以明德心性問答六條垂示之蓋所以啓其兩端而竭焉者也庶幾可以昏開而塞疏則其為感戢不啻若飲河者小子雖極愚鈍敢不仰體其至意而盡疑陳稟以求其一班之窺哉又心經講說批諭十六條或有領會不得處乃敢并以記疑謹條列為一篇呈上伏請可否顧其為說心麗辭拙辨別脉絡則意固不明剖析精粗則語多不倫恐無足以揀擇取

舍於其間者伏乞先生益加矜察摘決其差謬逐條開曉以破昏懵幸甚

上錦谷先生書 辛酉

每歲證期因欲久居將若上蔡之於河南夫子見行則學聞言則識常爲形格勢沮卒卒告歸罔克奉一誨畢餘緒幾何而能得烏頭之力乎迄茲煩煩寤寐勞止寒事窮深舒慘無常謹伏問道體節宣茂對陽德益復康泰仲胤果得近邑而已歸寧否向風慕義不自勝其區區也小子朘食依遣而短景窮陰杜門寞棲伊吾鑽研俱莫如意及此歲暮彌切貧窶之感

耳十月之晦偶致慢藏之悔所失不翅一飲一啄之比則其不曰有命乎近來此患聞甚浪藉亦不無先事之慮爲之奈何下教乘寄生果長興平一島所產送人搜求則皆以爲此乃正二月進貢之物則封發前不敢賣買自是邑規也然此地亦稀貴所封不足則或有柳檜寄生雜進之弊私力求致殆有近於挾山超海況非其時乎云云故旁請于乾村大局矣昨日始得半斤來其眞僞鄙邊宜人亦未有詳悉者謹以送上若非眞品旋卽下送如何前年明德問目敢復請益焉

前年臘月下復書至今展繹如新受賜足以紓窈糾第伏審役時體氣愆寧恐是去夏秋間無前熇熱鑠研彌篤節宣失適濕熱擁滯也時忖憂慮其異乎痛瘙切肌者幾希即欲踵門侍執刀圭而形格勢沮冈克自遂延情几席尚一日百回也節候繼善造物嶽仁睟日且近百神勞禱伏惟即辰調體體道茂對天和寢膳猶昔否炳燭程度每以健天之維日不足為常此固小子輩素所欽服而學未能處然高年精力或有欠於調息之方用是喜懼不任微衷三淵先生

嘗論調病之方曰相忘恬然之間便臻脫然之域此言其不中理歟詴應犂然已有契矣仲胤協律之職乃次第事不足為慰而近果出治何邑耶杜門僻鄉無以接　朝家消息紆鬱之至小子前月中病丹毒十餘日寒熱相戰近雖全痊素是虛弱之質一經重證精神氣血無復收殺了是甚悶絶而方營先塋三世之緬非以求福專為守護而期在今望念間窮節大事不獨悲愴靡逮憂惱萬端桑寄生僻材也始疑價高幸為相識之謀忠只七百五十錢蔡已備給數甚不多小子雖貧此足以效誠故初非意到於下問

也姑置之何如

上錦谷先生書　癸亥

安間久絕徽裘耿耿伏惟比日道體百福動止萬旺小子隨分飲啄庸拙依遣而所謂尋數雖不敢全廢年去業退日負初心回首茫然甚不自聊前冬小子之先祖孝子公特蒙棹楔之典感激罔極而此實先生所以闡發幽潛之德也豈惟于孫百世難忘抑亦先祖必有感於九泉之下矣曾者仰稟明德疑義入於亂藁而未及覓出爲教故更此錄上幸逐端批教以開昏蔽伏望論語疑義亦有所前稟則金賜可否

何如題理學論辨後說中有所謂荀子善惡渾之語善惡渾乃楊子說而謂之荀子者恐是謄本之誤歟南塘所謂氣質兼善惡巖所謂心純善數条說頗聞其詳焉

上錦谷先生書 癸亥

病伏窮巷灰冷萬緣而尚勞仰止至發宵寐秋氣漸凉伏惟道體動息茂對康泰伏問間者復　除憲嘲仍　賜敦喻云爵秩之於聖賢若浮雲太空固知冲矜謙虔不以為有無而竊惟　明王聖主思賢念舊之意可謂盛矣吾東生民之福寧有過於此者乎不

勝感祝夏初批誨論語疑義有若開昏疏塞敢不服膺前此仰稟明德說幸或垂察則亦明賜回諭用破愚憧何如小子六七月來濕痰之疾流注刺痛始於頸項延及左肱與指節宿泄闢作幾乎難安多方試藥近收小效然所謂精神氣血已銷鑠於疎利發散之劑無復餘思可以倚閣殘課為恤也茲忽增瞿戚耳下惠二扇每煩眷念榮寵踰分銘感難容灑歸之役證在來月晦間而以今病情姑未知能遂素誠也

上錦谷先生書 甲子

眞遊不返匝域痛隕 嗣聖承宁 文母臨簾罔綴

旒措盤泰實無疆維休安問之阻將半歲于茲寤寐
思服繼以悶鬱伏不審比來道體動息神扶益泰小
子遠荷庇庥眠食依遣其於壽數不敢不勉而所謂
精力漸覺非昔時矣以此懽惕自失也前冬下問太
極圖說二十五條既分屬於諸生矣其間果多疑難
處則切欲逐段仰質然無或近於率爾之對耶此去
安明宣卽隱峯先生之胄孫性潭明人故參奉壽錄
之賢姪參奉卽小子之切姻家也隱峯遺集今方印
行計而願得先生之文而弁之此不惟安氏之私意
式出於士林之公議倘蒙許可恐亦斯文之幸也

上錦谷先生書 甲子

奉 諱如昨 劒扈遽遠臣民痛冤若喪之初前月八日山陽安生傒上書下鑑否久未承安候懸誠與慕靡所效實雖因瞻望不及自致闕然以悵以棟不能喻懷伏冀比日清和道體節宣茂對泰旺區區伏禱不任勞止仄聞春初 敦諭與食物禮數頻繁世道於變其命維新山翁野叟亦各有欣欣然熙皞之象封章仰對間不容己伏想 優批繼下尚未見及亦甚紓鬱小子昔疾復作土敗阻食至用黃山谷數米之術而僅保一縷然神息危綴殘課不能收拾茫

然增矍惶前冬太極圖問目寔出於不倦之教當以一條供對與諸生同焉而小子之尋常所理會不得處多出於下問諸條中則不得不請益乃已故敢不避出位之嫌逐段仰稟以求正幸仆仆批下以發蒙節如何盖此圖即造化之原道體之極新學小生固不可以驟看而驟語然既經朱子之發揮則亦不可以不可知而不可講以故小子潛心于此積有年所其大體雖或領會其小小細分去處恐終無以自信故畢竟冒昧質稟之願常拳拳著在心胷久矣然此非一朝一夕一唯之可盡則常懷悶懣而亦恐不能

暇及先生發之於小子之心庶幾有所得而畢其說
焉更伏乞俯垂勘破千萬

上歸谷先生書

安問之曠條爾半歲伏慕之私日益勤止比日清和
道體若序起居康旺眷儀以次休迪否區區伏禱未
敢少懈正二品進階何加於先生哉在　朝家尊賢
重道之義寔聖世事大慰斯文之心而後生之相慶
詎有窮既小子客冬于今面部與脚下浮腫交相加
減形神之疲惱殆有甚於幾日痛楚近雖少可霜前
蒲柳能復得昭蘇意耶講會時孟子疑義有若趣刻

場屋爭先較捷畧不暇經思則已不是求益之道其不自外於誘掖之勤者幾希矣歸而思之不惟茫然不知所以作何辭仰稟鍾或有一二記得亦不免率爾妄對之罪況乎其微奧哉惶愧蹐踏殆不能自安敢更就問目而慎思之又取本文而玩索之謹復修改寫在別冊子呈稟復垂可否於諸條之下如何人物性同異之說即是窮格之大段故因取韓南塘性不同之論而歷陳瞽見以求是正此不是欲自多於前輩而妄著些奇特想也蓋性道之原不求則已求則必要其極故又撮程朱諸先生說數十餘條而實

之間亦尾附愚意而釋之再煩稟白惶恐惶恐伏望
恕其僭而垂仁焉一一剖判其得失俾得夕死之可
千萬太極說間果要察則幷賜可否批而俟之諸生
所對批下說雙擎伏讀庶幾開昏疏塞當服膺勿失
而其所難會底義敢不請益第二節小子所對中所
蒙點化處幷圖之圈敢問何謂也圖是局拘底意則
動靜之前理豈有所囿歟願聞之諸條所疑難處益
加潛玩後更以請教矣

附論語問目 癸亥 出錦谷集

問朱子序庸學而不序語孟者何也朱子曰論孟

隨事問答難見要領又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讀大學法蓋學是爲學之方而不出性字庸是明道之書而不出心字故學序說性庸序說心以補其闕略語孟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而無所不備無要領可以統說故只引序說而證之其亦集註之意歟雖然大全有謝上蔡語錄後序論語纂訓序論語要義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序則語序不爲不多而孟獨無別爲之序其或猶書集傳之未及成編底意歟

答朱書中語序皆他手之合衆說纂輯故爲之序

孟則如語孟精義溫公疑孟皆朱子自爲勘定故似無所序大抵語與孟非孔孟之一手所著皆輯輯諸人之記錄者故所以不序歟

問論孟庸學俱是朱子所註而或謂之集註或謂之章句者何也集諸家說曰集註分章析句曰章句而語孟曰集註者蓋其爲書隨事問答各極其道此章說這箇道理彼章說那箇道理篇章句讀本不甚錯亂且諸家分析亦足以發明故朱子集而註之曰集註庸學曰章句者蓋此二書編載於戴記中漢儒之傳會簡編之錯亂不容不整頓故

程子始拔之而表章之次其簡發其趣而大學庸未有成書中庸解伊川雖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且其門人之爲說亦或有倍師說而遙老佛者故朱子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集庸學諸家之說而折其衷遂以己意分其章句定著爲篇曰章句云歟

答分其章句所論似然

問語孟俱謂之集註而孟子篇題獨謂之章句者何也語孟統謂之集註者皆主諸家說而名之也其篇章章句語固有前人之分析而孟則至朱子

始得分析也歟以其篇題下註解之有無考之可推而知也歟

答似然

八佾

問祭如在章小註朱子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然則孔子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者何氣耶蓋答廖之書專喻其以覺爲性之病然至若祭祀之說有曰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

徵怳惚之意蓋有聖人之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朱書止此夫聖人之所不欲言後學固不可深究則已矣朱子既曰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又曰鬼神倀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

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無窮也朱書止此以此思之夫人之死也其氣眞若無有聖人何必爲求之陽求之陰報氣報魄之禮也且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成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引之以證子思所謂洋洋如在之義其可以氣之已散而既化斷之以全然無有也哉愚意其曰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

爲聚散而有無也者無容更說至於氣之既化而無有云者要之不是謂斷滅而虛寂也又不是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子孫之求而時出而饗之也聚者二五之精相交爲物散者二五之精各還其本故魂返天而魄歸地也蓋衆物之生死只是一氣之屈伸而屈底是鬼伸底是神也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則日至而滋息者便是神之神既盈而日反者便是神之鬼既屈之鬼亦有屈有伸則已散而既化者便是鬼之鬼隨應而隨感者便是鬼之神乾坤造化充大洪爐人物生死

無所休息則其方消方長方往方來動靜相涵屈伸相須之氣充滿天地無時不然無物不體其當祭祀之時則以類而應以誠而感洋洋昭格此孔子所謂發揚于上下文王所謂洋洋如在程子所謂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朱子所謂根於理而日生者也然則其曰無有者即已散既化之意而既化之化無乃包涵得無窮不息底意也歟

答如在如神在極精微處難以盡形於筆舌而蓋人死之氣已散者既化無有而天地充滿之氣未嘗化而無有也人死既化之氣或有相感於天地

之氣而無中乘有則亦可相關於子孫之精神矣
致誠敬未可謂無感應之理也大略如此而未敢
自信

里仁

問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章下註謝氏曰
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者謂此心本體渾
然一理於內面外面遠者近者精底粗底無適不
混然也小註饒雙峯曰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
如治錢穀甲兵等事者只是大綱說耳詩書禮樂
錢穀甲兵亦各自有精粗也歟

答皆有精粗

問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註程子曰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此是大綱說耳小註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此說取為該備有以發程子之未發也蓋人之過泛言衆人之過各於其黨兼言君子小人厚薄愛忍斯知仁分別得仁則不仁亦在其中矣且厚薄愛忍之中亦各不無分別邦小小

仁不仁處也歟

答蔡說果該備

問章下註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蓋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恕不違道則仁便是道也而仁不言道者何歟所謂及物之仁非道之全體而然歟只主恕字說而然歟

答以己推己雖有自然不自然之別而違道不遠以仁恕統言亦無妨未知何如

問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此只說得程子所

謂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三節然若其縱橫錯綜說去則萬物萬事無非此一箇流注貫去何必以三爲斷哉蓋其顯微內外動靜三者無所不包然須未若程子之說渾圓包涵未有限量也

答似然

問小註朱子曰愈義諭利不是氣稟如此此謂不是氣稟如此一定而不易也只是所習不同云爾則氣稟亦豈無彼此之殊但不可專責於氣稟只是看學力所到如何也歟

答所習不同處亦當以學力變化

公冶長

問或曰雍也章章下註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其下小註全體不息蔡黃真說主乎仁陳饒胡及新安說主乎人而胡說取勝然不惟一者字爲主乎人之可證當字亦主乎人其論顏子仲弓也尤可推以知也然則主乎仁者或不審於至大二字而推之太深主乎人者或不審於全體二字而析之太過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未發而涵育渾全無所不

統已發而周流貫徹無所不通且纔說箇仁便用全體言此皆朱子說也深究乎此而參之以文義則至大二字說仁道盡矣全體不息底意已包在其中則所謂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者蓋謂自非通貫全體而無所間息之人不足以當仁之名也不知是否

答論之甚詳

問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孟子貢所謂兩箇欲字皆希聖期願之辭以子貢之敏悟猶以為非所及

則下子貢一等者孰敢有希賢希聖之心乎且子貢之所欲只是推己及人之事則是乃恕也而程朱二先生皆斷以爲仁者何歟程子初不分曉說欲字只是無勿二字分仁恕則又不分曉說欲無二字但曰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所謂志於道者其未能遽及於無加諸人地位則固然矣所謂吾亦欲無加諸人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之心則雖初學之士人孰無之願其淺深生熟有自然不自然之異則夫子所謂及字程朱所謂仁字皆指所謂及其至也意歟

答非前所及之肯綮果在於無勿二字

問太極之動靜即陰陽也云云 先生問

答理之與氣既不相離則太極固不可分其動靜之前後而朱子曰自形而上者言皆無先後若欲言之則其先後亦可揣想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於氣則理未嘗不在而於理則或有氣未嘗用事處觀乎理則其盈虛於動靜前後尤可明矣譬諸一身而究其心與性之說為太極則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以理言則俱得一性以氣言則氣質各為千萬而孟子剔出言性之本程子伊川兼氣質而

言孟程本非異其說而以太極與陰陽判爲二物之爲稱也

附先生答

示意備悉前冬奇氏諸益之以月峰書院位次與祝獻先後來示文字而不欲涉筆剖判便成拘規故據實異辭而私相酬酢之際客言其思菴則以侄而幷享愼齋則以子而曲配子與姪之配享異同誠爲可疑且坡院有父子聯座之規未知當時何爲而如此云云此不過適因訥思之列享而泛論坡院之規而忌坡院之父子聯座曾所聞知而

又有分賓主與否鄙所未詳者則不能詳知其院之規而豈可輕說所昧之事乎況生幷一世尋常他人之意猶難臆逆今於數百載之後渺末陋劣別無考證而謂之老先生本意云云者豈或成說耶雖十分稱停之論係是私談則固不當謄諸毫端播之京鄉而矧茲不成倫脊之言乎奇氏之急於爲先而致此誤聽而誤傳者不滿一哂而亦可慨惜也只享三先生之時則猶可用東西相抗之禮而今於沙慎二先生追享之後更欲改正位次則玄江書所謂將何以處兩金先生乎者儘是確

論矣行之既久則難變為義諦云者亦與節見無異同者也多少已詮於其書則今不必架屋贅陳幸加俯諒也

又答 戊申

禮疑顧此淺短之見病不能博攷文蹟益為茫昧前哀之不為造主既非士大夫家所當有之事則亦無可證之處也然終不立主奉祭決非人子之安於心則當即追成何待於忌祭與吉祭乎雖因朔望未為不可且主成後設祭告祝之節既無證據勢將諒宜措辭大槩以為葬未成主禮固未遑

歲月愈久益堙懶慕茲用追成靈其憑依謹以酒果敢伸虔告云云以臆見如是草定果無杜撰否

文答 乙卯

尊先代文字極知無拙之辭無以揄揚敘述而既荷勤意略為措筆則不可終秘頃對令三從氏有所示議而未保其得免謬誤故不敢付呈今亦聞是轉他之巍故姑置之可以恕諒碑碣亦有階級二品以上始用神道之碑碣則可以通用於官職高下故咸悅公則以碣為之孝子公則事蹟無多以表為之而如欲以誌則不過換其名而已別無

事實之可以加減者實無所難矣他時對較可以入料矣文忠公文集再刋之舉聞極贊誦諸賢引述之語更無餘蘊則藐茲陋劣更何敢贅涉論說耶實形如斯而不敢盡既於一紙所謂書不如面者是也夾錄二片亦謹悉而受置耳

又答 戊午

尊先代文簡公文字豈敢忽勤意而顧此淺短之見實無承當之道加以神精眩耀如墜烟海收拾不得尚此倚閣全未入思恐有緣此而遲誤之慮無寧更求於當世立言以卒幾百年未遑之事豈

非大幸歟望須深諒善圖之也審有來訪之示而尚寂笋音必因日候之乖宜地步之夐闊難以如意而然須勿強作而節宣收攝俾免或致無妄亦所奉勉也

苑皐集卷之三

書

與宋養五　格老○乙巳

頃承屢日清誨獲償素願歸來惘然甚不自聊伏惟閒者僉侍體連衛百福造詣日益高明仰溯且禱尤不任勤摯第顚倒八峽兀然度日良足自悼但不欲以心性受制於口腹然於義未精於仁未熟天人取舍之際事恐或僨再息三思跼天蹐地末乃以人負無我之心楊然其腹而坐自以爲安身得計此莫非未達於知仁而勇無所施其亦悲矣仍竊以恆處先

生門墻之下獲蒙大爐鞴陶鑄之餘化則無慮為僉執事之助我者而在渠所得不啻若松裹之葛直贅千尋然勢使不得已雖命也其所大願只祝僉執事幸勿以不如己為疎外凡有過不及之病不見聞則已見聞旹到則必一一規責焉是所區區之望也先生前有所別幅仰達須用傍稟而其可否詳細示教知何惟命是從清密教外少許加呈其或少為有助於養無方之萬一乎餘祝僉侍體增護學問日臻以副遠誠

頃拜惠覆滿紙諄諭無非審義諦諴蒙蔽之良箴未知何由而得此寵榮也慰與感幷珍玩不能釋伏惟間者侍餘棣候一道寧謐仲氏洛行無撓利稅耶仲潮區區不任大願弟滯留峽裏棲遑之狀不可容諭第其事物上應變自有天理人欲之分而自家工夫未能格到十分遂以爲當局之迷輒忌煩瀆爲媿卒以賴兄不遐之盛德獲遂所營在渠爲幸而還切不安徐友數宵穩敘大慰旅眉且爲弟勤勞靡不用極尤感尤感而泥濘送別悵缺不能悉也

與宋養五 己酉

前臘惠覆晚春獲拜其所以撫念賤疾而慰勉之矜憐愚迷而開曉之者皆出於眷厚之至意區區感荷比前益倍別已三載信亦易序鄙吝幾銷復萌厚蔽將開還蒙尋常癒蔑難以為喻伏惟花辰重侍餘棣候康福信道彌篤厥修乃來否其在合志同方誠不勝萬萬祝願也仰聞仲季氏嵬捷蓮榜云果聯璧歟一得而一失則得失何居學優而進於士進士而篤於學則何處而非學也何事而非道也幷行而不悖則非直為吾黨之幸也終必有補於世道矣夫如是也何累之有戒也況襴衫幞頭足以代斑衣之供悅

者攢賀攢賀弟在峽患腫還巢病寒閱朔叫苦迄雖
見可神精蕭索賤子之時術不得自如如之何則能
成大垤也歟前呈二紙和劑果卽試之而其驗何如
未承可否之教紆悶家兒素是憃愚而目不識字心
無方向內而所謂家庭之教未免溺愛外而尚不就
嚴師友之門爲其父者見其墻面則寧不哀矜玆欲
庶幾有得於觀感教之晉拜幸賜溫接而使渠遊其
志存其心不爲蹤等千萬企企唐玄之惠適及於絶
乏之餘付以懇到之誠有如相感者然雖甚頑愚敢
不銘佩也

答宋參五　己酉

國哀普深痛隕　聖嗣御極均慶冈涯四月辱覆閏月寵翰至今閣在案右時一珍玩幅幅情教愛我也深其非平物我之感德光輝何以遠及於僻巷窮村寒棲之老哦耶感戢難容伏惟疑嚴重侍體事一樣冲齒承襲自強優柔焉厭飫焉而果已得聞不可得聞之妙道耶千萬誠祝豈徒然修辭也前書執謙之教至證吾無隱之訓後書知妙之勸末及名師之稱惡是何言也以弟之空空濫厠於左右之知者亦已幸矣竊嘗以不知爲不知之知敢望滋益也吾兄暎

做小讓之似爲茲固難矣實而若虛者姑可聞命虛之爲虛者人以爲實則其何以措手足乎此雖不過吾兄之切偲急於跂及而期欲必至於已達達人之意也誠過哉過哉如之何而足賽其至意耶弟宿痾外無他擾幸也今冬拜討素所豫定而衝寒致遠氣漸畏縮計難支吾重失一盍簪之好會人間百年能幾許輕塵弱草眞善諭也神舍如是精力安得不衰溘而椎意做得耶只恐夕死之爲不可也吾兄須鑑於此而汲汲於致力也家豚替拜是乃閭巷童穉只教虛受而淡之亦同已兒先自小小委曲隨處教誨

之如何昕祈省節重衛爲學加勉

答宋蓼五 辛亥

杜門養疾寂然無聞問有若身世兩忘何來一札忽墜於圭窬甕牖之邊此何異於鶴傳仙語也忪手拜領乃四月出而閏八月至則其終不爲石頭之患誠故人精神金石可透珍玩再三靈龜拱璧何由而致此足償春間逢別時未穩底懷也其感可量伏惟菊辰省餘仕體萬穆聞有新 命已趨朝云今階何官奉檄爲喜有非尋常祿仕之比且況浚源溉根之工煞喫辛苦酌水食實之效綽有餘裕自家而國

終使作處迴出乎漢唐諸儒之上則知舊之快豁又
當如何哉區區慶賀不能自已耳先生睟日之喜交
懽至賤誠與同而不得稱觴其在仁兄純孝安得不
缺然也其奈不時何遥將無強一字嘿禱獻壽也已
仲季氏亦安侍而餘力為工果能喫緊夏初啓禮利
成而東床坦腹何似於所望郎第春夏以來宿證大
肆添之毒痘一年光陰失之二竪者太過半矣雖或
原本則較害些見聞固已昧昧焉有不博而能約者
而不揜於陋也只恐輾轉為江西所尚反以見朱先
生深病之也可悶而亦好笑也

答宋參五　癸丑

窮居朴愚無所貨似老兄誤以為可與言隨便垂問至於前年春秋兩度孱書勉諭備悉皆非愚所敢當也而第其切偲之義發於意表雖其病伏殘息幾絕之中推枕玩復不惟一再而止銜戢可量伏惟窮臘先生氣度康寧兄候萬穆胤玉亦玄健否叅酒之御何有於先生哉朝家尊道崇德之典在所當然而然者則抑亦士之嚣嚣然處畎畝樂堯舜者已不覺其欽歎也兄之實銜雖云晚得亦可以助菽水之供報君親酬知舊之責想不待賤勉而自講爾篤矣盒不

勝區區之望弟一病兩載恍若幻生身間失孫兒頓
無寄世之味只為夕兒之不可近以宋書一部消遣
光陰也襍事為口腹之使前春正月搬移於前郊荒
閒寂寞之濱浪吟讀書五十載晚作上農夫樂歲終
身飽坐看太極圖自況如是而已矣來春切擬拜討
病者事何敢預為賀提也

與宋養五 甲寅

某白不意凶變令季氏上舍奄忽違世拜書驚悝雙
淚交頤以若仁厚胡然至此相別四年永隔千古悲
夫其間子女幾何碩果想不食矣伏惟友愛加隆哀

慟沈痛何可堪勝俊後易序不審節尊體宜何如第亦曾經此痛五十鬱陶鬱陶無益徒傷我懷伏乞深自寬抑以慰慈念第病蘇完無期今春晉討初心莫遂趨慰之禮自是蹉跎只切憂想之懷待秋冬圖也豚兒輩月初西行教使入都常侍左右來路擾候丈席矣幸望不同于第隨事警責焉

與宋養五 甲寅

野旻何曾識官長聞高山太守乃舊契人黯然興懷陽月之闌伏惟政餘動止清休滋茂春間令愛見捨怛怛無以仰寬德門理舛尤是難諶則亦天地之做

不盡奈何季氏初暮奄過孔懷如新何以爲慈念之慰遠外憂想不任惘款第其天眷有道獲試牛刀其地靈區且將以成樂土民於是者永世之賴爲如何哉數百里外聞其風者亦欲躍躍然負耒而去耕於其野病且老不可得恨恨雖然民社之事治平之路而實是我用工處時加點檢使本原常卓然自立己德民德幷以期於至善之明而遂使盤錯利器肯綮恢刃慰人瞻望則吾道之有光詎有窮已寤寐顒企弟瘌後泄證乍止旋作昏憒癯殘更有甚於八九十歲人者書則首尾難領當事則先後謬錯何況年分

既僭於知命安敢望精力更健於道有進乎可歎習敎之計靡時不切而病無可奈且待開春雯圖而此猶蹉跎豈職謂病爲之沮實天使之然也

與宋養五 乙卯

伏惟新元先生體度康寧政候休穆惟憂快釋大寒後陽春驗在梅梢梅閣凝清撫摩之勤不有妨於琴書之勝適耶名區遊人高門學子想遠邇相續矣左接右應無一夫之不獲雖是吾分內事勞費不貲損益何居古家本色良吏初政行何道德塞其責而慰瞽望耶祝仰如渴遐想飄飄向教無當世之念若賢

若才亦占閒地世間事要教誰做是不過隱几工夫
大揮戈事棊畢之意也然流行坎止亦有命焉則如
兄輩做不得呵呵弟深畏舊疾因寒復作閉戶擁爐
靳靳朝夕時有會意處無人告語只自欣慨交心然
終是衰耗欠精力不能有所進益可歎可歎拙句何
足以塵清案也願以江湖浪跡久托猿鳥之盟安意
仙官不可專享清福其巖臺澗阿奇觀幽勝幸得接
其擧寫則分以為收管之資終見金玉音無乃徵
者盟會不志于春秋者歟亦好笑也家兒又作妄行
眞可謂推車者樣只恐一向放倒見今徒步艱關又

甚悶憐而滄浪奈何俯垂藥石之誨切企

答宋養五 乙卯

仲春手諦存撫肫篤情溢于辭服之銘戢尚在手展繹有若朝暮遇也伏惟比日政餘體宇益復莊穆先生安候頻頻承聞克叶百里晨昏之慕否辦非俗吏之題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乎異趣咸稱吾黨可勝嘆哉朱子嘗謂爲官者曰須求所以立其本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之大本乎由此而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

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皆庵謹足吾輩本分事不
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
日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眞
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
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又曰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
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
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
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此誠
區區之所嘗深歎者而竊爲吾兄拜聞第其立本也
溫習也果何如又得直諒之益而道學力大否惟所

財擇俯惠紙墨眞心所貺殊不容感慰慰有甚焉
爲非俗之黨而與有榮也果能致非俗之績振民育
德以增吾黨之氣則其爲喜也不啻若沐浴風化者
比是爲日夕拱竢也官味之謀及只以恐豬肝之累
安邑也更不留念如何第天生一寒不即塡溝壑妄
效天不能窮之計反以取耕也之餒身病與室憂愛
互侵軼未可以年月記間之以嫁娶子女且將還尋
舊巢舉家騷騷無非困心衡慮良苦良苦稍待整頓
當圖拜敘也未間更冀德業益茂以張斯文慰朝野
之望也

答宋養五　丙辰

幾歲停雲之懷再討亦云幸矣別路遲遲回首靈境仙館雲樹若簷之邊但見山高水長最是恭敬以信忠信以寬明察以斷之效洋溢乎道路若使夫子臨之其所善哉想不至於三稱而子路不得專美有蒲也贊賀贊賀勗之以加勉伏惟日來視篆體事益復穆如弟顛倒還巢憊憊難作自顧疲殘如是往返猶是意外幸也俯惠諸種仁人之賜雖不敢辭不安居先不知所以爲謝也樞實始料非時而難得神明默佑信乎栽培七百八十箇幸而得呈去殼爲末煉蜜

作餅自來月初一日始分五次每雞鳴後曙下朝飯近午會之酒與水油腊之物限五六日忌之則似必責效神速然不得則節食如何向所謂同志之士其立心之固好學之篤資質之美地閥來歷與夫名號生年居地詳細錄示焉此誠吾輩畢生家計斷不可一毫妄會也審矣想已默會故不敢屑屑

答宋養五 丙辰

寒暑推遷歲月頹波方讀牧齋淨業至兔絲附樸檄佳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謀徒爲同車在夢想

忽覺淚沾衣之句三復咏歎曰夫子之先獲也何來寵翰翩然而至儘覺鳳山不在天上誰知雛棄之慰出於始望之先迄茲感篆彼時動止既叶顧言比日體宇千萬增福奉府先生安問更何如令胤昆季克健課讀否仰慕且祝無以容任緬禮感愴多何辭仰慰也絃誦之治雖是吾黨素所講究於書上踐履之篤即先儒所難之者而吾兄能之至登題褒所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爲斯文百倍增氣矣慎奏效豈惟樞力未有不能攝理而能致神功則亦可見立誠持敬步步緊切處也金用擯賀第兩度楚痞也右

脅韋引也左肩麻木等疾爲經夏涉秋之苦近幸得見蘇歇而瘦頓特甚於前更有何精力可及於素業耶回頭轉瞬雖非一朝夕事遽迫遲暮難卜收功今復鼎器之敝如此如之何其鍊得丹成也良自悶嘆夏初與胤友輩相守累日臨別惘然而無物可以表此心乃以青銅甘菜勉次胤助飢墨之資固辭弟曰長者之賜不可辭也遂選一大錢其意可尚尚不能忘諸懷以一絶詩讚之胎孫笑覽後寄送如何朱溪賤庄業已付之塞翁矣謹依拜際俯教雇人送之抽土之復雖揆之聖人之事不害其爲仁矣何必以爲

區區而置之齎盜糧而長其惡哉專籍仁兄恩庇冀過其橫流若復流橫如前則反不若全付之烏嘑失得也事之顛末俱載於本券須以孔子戰必克之戒更加默筭而裁教之如何如何弟非惟人微跡賤且謀身不臧不能使犯者焦爵者碎則只以不較與固窮爲畢生家計已有年所知我罪我其惟仁兄在也前城主以若贒太守徑遞至於竇酋云兒非其罪歟歎歎質中契事使家督果徵發於前候矣近聞質中逗遛於近地而尚不見訪渠或有所憾而欲不我見耶弟則不知其適往何處未及寄書耳

與宋賚五　丁巳

年前冬至月孚報書滿紙情教信義洋溢至今披讀悅然若開昏疏塞近又阻積幾月流悵難注伏惟春風先生安問何如仙官清暇味道超然窈閒益撫以來究心職分設施注措類非俗吏之所能者五考致績士頌詩禮之聲民服循良之規茲固美矣然漢廣之於殷周治同而道異碱砆與美玉人其知諸晦翁曰近世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拔古事說得幾句好說話而已此不惟當日為戒也今而後益信吾兄之免夫甚善甚盛而獨恨相望之遠勞

逸且殊不得以時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樂之所在也是用恨恨耳喻曰斗祿關系因循耐過然而然也此則愚見不然在左右則實有系於親養何必賴釋既以河南夫子隨分盡分紫陽夫子公於私私於公之誡爲佩服之妙訣則是何等高處莫非進德熟仁之地則人笑自笑惡是何笑且以左右而不欲做世事耍責誰做必須梗擔勇荷以盡吾事顒企深祝發前賢之未發牖後人之冥塗雖出於勉進之誡於弟鹵莽實是不著題之語未敢承也但滿心所願何幸賴左右之納約有以得窺一斑雖未得縱開之域下

不失爲東漢間自好人物矣每賜俯教眡藥之惠少
粧讚底意多弟雖愚頑獨無愧于心乎亦可歎也仲
氏通籍雖早晏間事忙幸可量聞齋居靜閱不害爲
讀書是乃兄所履歷則果無事務之最委云歟弟餐
松葉三四朔昔疾無添安知毛人良方能濟千載後
一病身耶然年邁氣鑠所謂佔畢不能惟意用力不
爲中道之廢者幾希矣且將奈何吾黨結契終不可
已而已也今春謹當趨晉收議而科期在前恐或有
意中人相左之慮未知何以則大同商確以成完備
遠大之計耶此事雖非吾兄所可干涉酌之義理參

之事體亦不可恬視之宥若守小諒避小嫌也且以弟爲卑鄙而不欲厠之則已幸或矜其愚而拒之不固任之爲末齒何不詳細指教也一會之期默會示及切仰切仰質中前月始見訪而其所謂契一並使罷幸也茂峽事窮人之謀天欲覆之以仁兄一心安可望其勝天也還用感歎迷兒不得免世俗所奪又欲觀光誠付之一哂教之匾拜特垂鞭辟之教如何惠貺二種皆切偲之意敢不銘佩拜謝無容

答宋養五 丁巳

閏月旬一惠覆手教至今展繹宛若聚首明膺穩承

徽言衛戢可量月又二朔于茲伏惟侍外政體益復康重春府先生官階陞進　恩諭延拜崇出尊賢崇德之盛意其爲斯文世道孰不欣欣然相慶哉餘人尚云乃爾況親在陶鎔中者哉實不勝萬萬感祝且賀仲氏辭祿何其仁也何其勇也兄出弟處未嘗有異同則是所謂相難也喜欲其謙何不及之有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此體身達順之道斯言雖大可以諭小牧民者亦當壹遵此道然後純於王道而不淪於雜霸矣人心難於久終故節或

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者古今所同患也況盛名之下難副其實實心做去俾無不勝權輿之歎如何如何是乃吾黨之所雅言固不待乎仰勉而高山之民既飽其風化之樂則吾黨之士亦豈無衛道之喜哉謹以提煩日夕迓仰弟依舊碌碌而但左目恒淚右目隨發最爲尋數之魔障天之賦此漢何若是之殘劣也此爲恨恨家督春間厚蒙庇護還郎輕健在渠風霜莫無有愈於不病之爲愈耶契議間已商確告士友之先數損弟云者妄矣不敢當不敢當蓋此事本爲隆師尊道之義則兄獨不見弟子解

耶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秩秩有序余於此等皆未嘗不欲學焉者而一未能有所近似則其不可先也審矣且況齒德爵各自爲尊則亦豈可混而爲一乎若有一毫自私於其間非惟不滿人意亦恐不免爲關黨童子之過也兒其善爲我辭焉

與宋養五 戊午

日月不留 因山奄過普痛如新年前兩度歷候以飽以醉罔非德意然衙門逢迎終未若巖扉之開闔從便山海積懷未能展眉埃而歸往途瞻帳遲巢餘悰尚不禁忉怛每誦晦翁麗澤堂詩聊復自寬伏惟

正元先生氣度壽復康寧兄省暇政體茂對明恩丕膺福慶胤友輩以次王相仲禱仲禱之極等第居最不獨爲朋友之私喜聲聞所暨交相稱賀然事變無窮義理有餘幸勿以局小而少忽績成而少緩以了己責副衆望爲心如何弟功服人客臘杼哭功總悲酸情私無以容喻而春頭懷緒益感孤露展省也應接也奔汨度日訖未得安靜何莫非存省之地也既不能博我以文先欲約我以禮則雖謂之不流於雜能不掩於陋耶自惟平生無所肖似摳衣於先生之門從兄伯仲間遊將二十年于茲聞古人爲己之

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睽左右亦可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豈意事故之沮格日甚一日求仁得仁亦謂之有分定也歟顧餘日幾何竊恐虛度而止俛俛者耳仰惟仁兄王務家事雖倍餘人而聰明勤篤又有以大過人者餘力旹及造詣又倍德與年新道與日長爲之贊頌將於春末夏初復晉請滋益也曩惠諸種非直爲行中生光歸與妻孥共說情契久愈銘感然天下之理無合而不大分而不少則仁政之遠

及於他州之哂於兄足爲合大之惠於高山之民其或不爲分少之憾我還用不安

答宋養五　戊午

深巷小屋午睡方濃何來童指拜擎現函乃睡仙先覺起予於昏隋也奉玩百回幾乎玄白各渙慰豁之極始信靈犀所照川陸未爲遠也第伏審旱炎先生氣度欠和仁兄體事帶愼滿心熏煎纔以閑慮間果天佑而勿藥否仰禱仰禱弟之暑泄自是痼疾不即溘然誠亦異事撫復有精神瞻及於尋數耶窃恐難於善後而有以塞吾兄獎勵之勤也言念及此顙泚

莫禁如兄明誠及于家國圭璧格天遂致甘霈一區太平可賀可賀而但博施未及洋溢乎四五百里之遠使此窮部殘生昕夕望望只是雲霓也耶昨今月數三次雨皆未洽一犂以今所見則來頭接濟厚祿故人難免其責預爲俯諒如何好呵好呵冬間講會當椎命恭竢矣

答宋奮五　戊午

杜門窈食不得與聞門外事只煩煩一念椎睡仙仁兄手誨朝暮且至果夕間人來忽擎珍緘慰並感切謹審冬暖仙館清暇省餘政體對時舒泰公私得宜

齊治俱到深副區區之望仰賀亾量仲氏西駕間果利稅而無勞賴之損歟仲胤旁于禮日吉辰良竊想其威儀棣棣政將無於禮之賀而獻賀千萬緬禮誠孝所感已占吉地則神其保佑何用不臧竊伏想孝思追慕如新冈涯無以仰慰黔院一會非惟吾黨畢生大計推而遠之將以薯可久之德而期可大之業也仁兄之商量安得不爲周洽也但其多心之戒以兄之剛毅密察何慮事之太過耶若其不已則終不爲三思之惑而不失之偏倚也幾希矣更加約之以禮收斂其多濟之以一貫如何如何後日專教當拱

而侯之弟病夏間幸甚經秋少蘇近以朱書爲消遣之資而第切晚喜之歎未得深造乎其中也趙兄家科事其得失何居未知足罄

元子之慶八域同忭十月十八日拜覆燈下草率未能盡所欲言至今愧恨大寒告功陽春將禪伏惟省暇視篆百度舒泰清名重德士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令番等第想亦居最姑未聞知徒切仰溯朱先生答范伯崇書有曰官事撓撓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

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潤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着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御下尤不可不加意也仁兄於此等非不諳悉及其至也先輩猶恐不及窃為兄誦之第畏寒深蟄間以病困無非衰相祇當任之但遠去師友悠悠度日尋數所得或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強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是以痛自檢勤每欲敬以無失然尚恐不免為怠所勝也懍然自懼黔院一期今冬又過自顧衰頹殊甚悶然此誠吾

輩所擔去大事欲罷不能若則雖不可輕忽亦不可
忼慨前書專報之教逐日矯跂尚此寥寥想亦有所
相碍而然也旋切紆鬱此回詳教之如何
明年郎　溫陵復位之再周甲也第之先祖與金帥
裨庭食之語始發於　正廟朝己未　親製賜祭
之文丁寧告戒而朝野迄無闡揚之議子孫尚無控
籲之舉此吾朴金兩家累世所齎鬱者也每當己未
致祭有若常典然又於明年則從享一款尤不可無
一言仰請是故鼓發此議將欲封疏惟仁兄兄第善
為第左右之如何此非一家之私事實是　國家之

重與而正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俟百世不惑者也伏想仁兄不待弟言而先已默會矣蹴草文短辭拙恐不可堪用於上徹然欲乞諸他手則亦恐或有遺漏故妄構一篇敢以代請筆削于春府先生之意齋上兄其爲先一覽而點化之亦如何千里東程送于徒涉是甚係憐須教溫處企企

原幅既成忽拜手命有若相感者藏戢踰涯仍謹審緬禮利成其非至孝所格必得福地者耶且不以追慕而致有所損則尤不勝伏慰且政暇佔畢至於體認得朱書中大頭腦自顧無事頽隋誠不覺矍怛而

亦不無一倍增氣然其於神昏目暗日力不足何哉
春初之期惟命拱俟也

與宋參五 己未

五初付候想即照覽否平生大契愛如骨肉能復有
人清宵步月白日看雲之懷恐未嘗有踰於此者晚
炎毒當伏惟省度萬若政體百安義赴仁莅已三數
月矣官民稍稍相信施措綽有餘裕否以吾兄所抱
之富何有於一縣哉朱夫子嘗云當官廉謹是吾輩
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
怠惰又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

息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此可見不遺細行克謹小物之意爲邑者尤當乃爾竊爲仁兄願之弟今夏暑證幸不復劇而外他憂冗不止一二訖未安靜月前獲蒙先廟致侑之　恩千萬感祝頃者鄙宗致叟來訪蓋聞其所遭誠愕然不知所諭也豈意人心世道若是之險巇也然履險若夷處變如常動心忍性遇事坦然則雖謂之成敗利鈍非人力所及亦不無有志竟成之理幸須深諦爲恐好樂之或有所偏繫使一言一動釋然無不出於正而慎勿自我先有毫髮之釜有以來衆口之譏議如

何如何朱夫子亦曰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豈不識明訓乎橫渠亦曰易以良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亦豈非確論乎兄嘗自警以多心多心之病敬一字爲對劑滋養二字爲調理之良方矣兄未嘗不知者則間必屢試而責效雪消雲捲快復常度然此固不可易言而況今可怒可懼逼來得緊底竊恐太陽之證却下四君子湯也此非惟仁兄家事亦我之事非惟我之事亦必有同我者則不以愚賤廢其辭叟加淵然深思必以靜爲主切仰

前冬江上逢別殆若一夢伏惟載陽省履增慶渾節
純嘏仰禱切切閒放却葉縣之飛鳧歸作柴桑之倦
鳥朱紱之於斑衣簿帖之於陳篇鑿絃之於溪禽所
樂何似百里固非君子之可展而功用將興半塗而
廢超然遂初爲計則得矣可哀非民然吾兄乃一國
之望也一國矜紳視爲表準不失趨向仁兄之責也
幸加硬擔勇荷毋或退托以求仁爲本成物爲要終
了得一大事如何如何黎湖杜弼周之徑遽永平也三
淵以爲月料餘石持以充糧未見其不可仁兄所處

能得斯義否曝菽飲水苟盡其歡斯亦謂之孝也終未若志體之兼養也亦所懸懸服勞杜門處郊萬念都息庶幾有以研理養神用收一原之功而小小慮憂逼來敗人乃圭不撤菩薤而子姪輩不知所謂科第初非汝汲又有命焉而每作妄行乃爺亦不免爲年老乞憐還可笑也幸諦易子之義而俯垂無隱之教則渠雖癡獃想不至於扞格而必尊信於乃爺須勿以下愚而外之如何

答宋參五 庚申

三月念七惠覆至今展繹完若屬膝對案穩承徽言

感幸無涯伏惟比日省體萬福渾儀均安向來阿睹之愼已漸平復否朱子嘗患此疾曰目昏不能著力看書閉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仁兄闔眼塑坐已數個月而乃以為身閒心不閒之致既知其證則不知其對劑可乎愚嘗試之心苟不閒非惟在目為害心先受傷須以得力為君清淡為佐間之以涼藥調理如何如何身閒心不閒終未若心閒身不閒之為愈也請更加意焉先生致仕之疏實聖賢之為國家扶世道之大綱大法也人莫不有是性則亦莫不知其善也無一可否事拈出二字於數千言之中前

席揖引者果是爲公乎爲私乎自責乎責人乎愚未知其意儘出於光明正大修禮義養廉耻之地也可惟可駭朱子曰區區鄙懷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今而後不敢復以此事望於今世之人姑抱幽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信乎今俗亦恐大德之有言抑獨何心哉　聖恩天大優批丁寧感祝感祝百里雖非賢者所試奉檄之喜乃孝子之心也人間三樂雖曰兼有仕止久速亦各有道則何必區區

以林樊自適爲得也哉在吾兄地近地閒爲亦復圖之恐未爲不可也未知意下何如服弟衰相日甚而憂慮催之暮春者見第三孫之化去悲念之懷久愈難忘前冬講會非直以少一爲恨始設規模猶未免未遑於討論精詳撫乃兄不在座而然數今既以前事爲戒後日凡百亦當預加節約然區區之意更祝吾兄以門戶道學之適傳益加愷悌爲諸君子倡警動勉勵用畢此事之重幸甚

與宋蒼五 庚申

前月末幸有便梯而適值悲遑未及修啟訖茲悵悚

豈少選忽諸伏諭霜令省餘候度益復貞重渾節均安出而行其所已知處而究其所未行知行並進吾兄之素所自勉也歸去來後存養之工至於淵密玩樂之趣至於純深不區區仰禱之至服弟病憂幽淹生意如線固已自憐而季夏又失長房孫兒初秋奄遭仳嫂喪仲秋仍兒陵葬合以新窆可謂長時惻惻日復騷騷決非衰頹者所可堪勝文忠公不祧　恩命感祝感祝數百年凄涼祀事從此庶幾得安享之所幸莫幸焉而第其主趙與傍註未有明據茲敢仰稟于先生兄亦傍稟其可否以開迷惑如何夏初

恩賜米之分惠何以遠及於僻鄉賤口粒粒撫摩不忍即炊炊輒與妻孥輩一啖三歎莫非吾　君之極吾師之德也況仁兄能記存不如已者於鄉隣朋友之列哉花釀肉脡亦足以驚塵肚蔬臟豈惟物端使然也與有榮焉

與宋養五　辛酉

別懷如昨而阻闊此又向風馳仰實勞我心天時清暖伏惟省體萬莊諸儀均安先生睟辰不遠萬壽無強日夕伏禱年前講會竊覩仁兄之所貴乎道者豈無諸中而發諸外也及其討論經義則其所以拙

闢啓鍵者過絕儕流以其素所積累則未足以爲慰多年簪紱之餘何能乃爾既又息之儘是不問可知者也父師之道庶幾不墜則吾輩之顒祝果如何哉然歲月有恨義理無窮則吾兄寧可以前日所做爲得半柴桑日月不爲不多則不審餘力溫尋復何如願聞之服弟窮陋猶昔而去月遭從兄之喪悲痛之外無可言者乾考昨昨年所講心經說吾輩問答殊欠精詳其昕不可疑之疑不可問之問蓋非一二其所記說亦多疎漏勢固然也短晷諸員迭相詰難則只是汨沒也只是紛紜也曷足以闡發其萬一也此

非吾輩講究之本意故切欲變相爛議別立規例矣
前冬之講又未免襲既往之爲是甚悶然兄須變考
其所謂講說會衆論而折其衷刪其煩亂節略其可
以疑難處問答以爲一篇而其中兄所答問亦復精
察定著俞以仰稟於先生繼此變爲反覆詳訂以爲
究竟法如何講會韻角於昨冬雖已編置更可繩削
然後乃可續貂於諸益璞篇之末矣茲敢因以錄呈

夾紙

古阜倅或有雅及耶弟之累世先山在其治下而昨
年十一月以來再遭切近處喻葬一則六代五代祖

墓前世守禁護坐立俱見百餘步許山直家後十餘步之地其邑主豪金元長扶輦山直葬其姪也一則高祖墓主龍百餘步之地其邑奴令偷葬云而此姑未得其的實矣顧此陵遲豈不痛嘆哉方欲起訟而遠地情勢自不容易他邑官事亦未遽屢則不可不先容於本倅然後乃可就訟兄與仲氏若有雅素則幸或特垂矜察以嚴斷明決刻期擯去加意曲護之意裁書勤托以送千企

與宋簡五　壬戌

客臘惠覆溢幅情教足以繼十月餘緒感慰亾量第

伏審先生氣候之愆和驚慮萬千通宵耿耿惟吾先生任世道斯文之重日月乎昏衢砥柱乎頹波爲吾東之適統天意眷顧碩果不食曾幾歸然是爲恃而無過計之憂也況以仁兄格天之誠卽占有喜耶時旣清和晬辰儼臨伏惟侍湯餌羙愼膺慶快復彩衣供歡百拜茜壽能無餘戚不佞伏禱且頌特百常時伸氏之協律郎例也不必多賀而果卽肅謝仍復奉檄出于福地耶幷切勞祝第間病丹毒幾死還甦者屬耳尚蕭蕭若嚴霜蒲柳幾何能支久哉死固命矣但其終也爲無聞之鬼則可痛且以先代緬禮不可已

而已者處惶居先不暇愴慕無非添病處旋用惻惻而幸無顯譴言耳

答宋養五 癸亥

前年陽月旬八念二兩辱手教承拜於委蛩滓寂之中雙擎三復快若大寐得醒洽慰拚別餘悵因之阻絕居然半歲于茲煇煇何狀伏惟維夏定省益加歡慶節宣亦復康泰否先生初度近臨日夕所覩只是壽無疆已矣未能躬造奉觴於諸賢獻頌之末鍾情勢使然伏悶伏悚無容涯涘第杜門處郊萬緣俱空更無一事可擾人已而但年月之催迫百般困我使

之視不明聽不聰使之易飢飽易寒熱顧其質則所生亦已多矣若卒於無聞誠可慨也知之何而治未癃廢與左右暇日明窓靜坐搜討以畢其餘緒耶第之五代祖孝子公旌褒去至月十三特蒙　盛典感祝無地不有先生之闡發何以神速乃爾竊不勝銘鏤之至龍江韻謹次錄呈其樵牧雜言未可以風格論也幸賜裁訂焉

與宋簴五　甲子

國朝哀慶幸土同情而喬木世家想倍餘人矣一別六朔寂若相忘而實有不能忘者常不禁憧憧伏惟

花辰省暇棣樂對時萬旺諸儀以次均休明窓棐几程度何居前冬太極圖說問果拱對耶願聞之第二味碌碌無善可記所謂太極二十五條切欲次第仰質而既是分屬諸生者則得無出位之嫌否素衷昏迷氣魄已爲積病所鑠又爲年光所迫則未可以擬議於此等蘊奧然疑思間卽吾輩常事則第待玩索而後優仰稟伏計耳此去安大雅命宣卽隱峯先生之肖孫而亦與弟有契隱峯文集今方印行計而頒得先生文并之式士林公共之議也兄須以時衙稟幸不使此友久留如何且其篤老下人事想亦以曠

省爲問矣卒卒未及修敬於仲氏執事幸當照焉

答宋養五 乙丑

年前陽月李雅至月崔雅俊兩度所惠手誌一以慰別悵一以豁阻鬱至今珍玩用作替面之資而無路討謝人微身賤世所共棄可推而知也兄獨不遐不罪惰慢隨便記存有若恆式無乃惑歟拘亦以爲天下無可棄之物俱收併蓄而然歟藏戢冈涯居然春夏相禪伏惟省慶增福先生晬辰奄臨喜與懽並寢饋諸節視昔何如遠外丹衷惟年年此日奉華觴千祝萬禱資憲進階雖是先生所不與位以尊賢即是

春秋之至義竊爲吾道地萬世太平庶幾可卜於今日也實銜想亦鱗此而至尙未聞知甚惋令允昆仲亦安侍而觀光得捷耶實勞延情余固已病廢形證百變面部與膝脛浮腫交作加減三閱朔雖不至委頓爲其所懊惱難以更僕數也何幸藥餌扶吾近云小醒而所謂精力因成頹墮妨功害事又非一朝夕則異日雅會將無以藉手見諸勝也徒切矍惕前書有曰以太極鄒經問答點檢爲消遣之資所謂太極說難可以欲速之心覬得其眞境則消遣二字可謂體認上做出來想亦研究得到人所不到處仰慰且

賀誰有窮既先生所點化諸條伏讀屢回恍然若發蒙破蔀欽珮可忘然有所疑不敢不自竭第當深究不得然後更以請益計耳吾輩老已至矣汲汲進修尚慮其難成而悠悠玩愒如此落落不合並又如此其何能相發乎臨紙懶然不能論懷各處諸益亦皆平安云耶截然不得間間悵恨之至詩軸果已謄來而後來本頗有繩削處尤好尤好第之先壠天水事松石亦應不是忘我者尚此寥寥悶悶客冬俯惠二葵用代花葉之驗至今多謝萬望及時造道用慰遐想

與宋德三 益老○己酉

朋坼之痛今復何言 嗣王聖哲幸土同慶往歲此時幾晉而未果今又坐失素計前悵後瞻幷切煩煩伏惟陰凝重省體節連護珍謐涵養薰陶之工循循日躋否濂翁曰後人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此固然矣聖雖未可遽及以若執事之清粹富強苟志於仁矣而慊慊乎累高則想有以不遠矣惟以是至仰且祝弟年邁業退不幾而爲滅裂之歸恐終爲無聞寤寐思之只恨光陰之虛擲也雖然若假我數十年卒以淬礪於函席之末從以切偲

於左右之後庶幾獲償其所願也耶惠貺扇子佛家所謂仁風眞善諭也長夏清風盡是故人來者則爽氣動座眞襟飄灑恍若濯清而寒也何以記存此漢於心頭有此博及耶至今愛惜藏之篋笥又以為明夏之資報之以楮白或可少有添補於佔畢之具歟餘祝侍候增重學問深造

與宋德三　癸丑

離索幾歲憧憧往來又又愈切伏惟殘臘省節百福棣候萬休餘力之工日新又新大學自是聖賢開示後生之門路朱文公平生用力我東諸儒亦有以為

終身行已之資兒亦想必讀之熟味之詳矣然幸勿以篇之少而忽之胡何相愛之至敢以勉礲磨之義恕諒否弟支離一疾殆不能支吾強起扶杖出入庭除纔數三朔則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弱柳經霜無足怪者餘祟未艾支節或浮腫或麻木而惟是目昏手濇取爲渠之大患者竊恐終爲無聞之歸也來春晉討乃心所願而果能及時蘇宗耶

與宋德三 乙卯

昨冬厚覆時一披省筆力遒健辭趣鄭重令人粲然奪目宛若承欵窈想彼時憂惱之中所守不撓其工

夫造詣必有所以默識而心會處矣深用欣快伏惟
新年侍候增福聞有弄璋之慶若干錫類實符懇禱
仰賀千萬因其栽培益勉聿卒以慰同學之願如何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
實易為力揉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此雖論
事之言亦為資於為己者無窮矣相嘗之至敢以此
言進諒恕否

與宋德三 乙卯

正月孚復詞旨切摯心盡整健至今披玩竦然有以
仰見所造之深密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為雖未獲

幷床掇討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之太過責望之太甚乃余之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者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愧也伏惟比日省廋萬緒鉤闡加勉第其事務之百千都率一身尋數之拙作餘箅舊槀之荒新知之蔑云自警若是其切則勇進有不可量也其與誦書業文呫呫自喜而輕儇浮矯者天壤遠矣何其壯哉何其偉哉大抵家務冗幹無非自家分內治心養性何獨於尋數上求之但知不明則學不進斷不可苦於事務而有意於安逸之地暇得餘力及時惴惴遂至於既明且

哲以副朋輩期待之誠如何如何弟身病膝憂寧日絕少前此又失於會計妄意躬耕餒飢隨之則於讀於耕兩失之矣明日將還舊巢溫繹舊聞而衰究方劇無食息之暇也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願左右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一晉之計無時非切屢涉空言其所拂亂可以默會矣

與宋德三　丙辰

積懷如山不能討萬一而歸其可謂一撮之多也耶慰少悵多伏惟比來省度萬若覽閻患節間已奏效否治心理病其規無異常以平和之劑循序調治幸

勿以欲速之心輕犯助長之戒如何仰禱千萬第昨暮歸禎神舍枯槁非復前日出家時樣子素萎衰者無足怪也但恐因此更添得別樣疾也歸路獲拜伯氏丈有所議到想早晏承聞矣吾黨所貴自古以克有終爲三字符則其始也可不審慎歟有志之士既同門路則某也顏某也曾相知相許亦足爲相勗相長之道也最其立心篤學美質家行與名號等從後傚錄示知何凡事不貴務多孔門三千拔其優則無幾須用四科之例先以詳稟于伯氏丈遂及於賤者而姑不必輕語人也向懇二冊幸不賚之忌域耶惠

韻首尾吟二首第待神氣稍醒謹當和呈聊以爲木瓜之報也

與宋德三 丙辰

仲夏所和別章煥爛盈紙至今吟讀黯然底懷百倍於昔年龍田之別也時序忽忽風色戒寒伏維比來省廈有相體字萬旺區區不任仰禱之私弟犬馬之齒雖居左右之先學問之工猶在灑掃之末而病常十分添統穢常三分未復攝頹日甚清健日淺駸駸然光陰虛度於刀圭場中其將竟吾歲而無聞也此豈天生男子意耶孔子生知也其工始於看書經韋

緬惟深簡發憤忘食七十有三而猶有假數年之嘆況以忠信不及千萬里悠悠忼慨則叟鼓堅踵步之展乎只以是恨恨尊兄以晨昏間薰炙伯仲磨礱將爲斯文之碩果日夕期望惟是爲切天下事皆吾分內既知爲分內則矜伐二字須先除去了乃可以濶步長進於兄詩中三戒何有哉矜之一字又是謝上蔡所嘗步步著力而見稱於伊川者也弟亦法意下工無慮爲三十餘年而今不可謂無其功矣兄亦嘗所做過耶爲之仰勉思菴文集自完營方設重刊朝野士類孰不相賀我朝五百年儒臣行道莫尚於思

卷則今其跋文雖多春府先生之一道發揮寔儒林之大願也其舉大撮要而振耀之惟在裁處之如何耳朝野輯要謄出事其或記存而議及于書客耶姓彙舊秩果已推來則此優惠借如何往者鄙韻為別懷之悵惘不能成章言意未到只足以見不出于頴也謹次高韻二篇康節韻十二篇效顰呈似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雖不能掇索微妙追迹前言然略言本志並前詩三首別紙拜呈以續前日未盡聊發四百里一笑傾瀉之至儘不覺情盛敬衰俯諒焉

與宋德三 十七

前冬辱覆長牋短幅表裏殫盡披繹于今殆若朝暮遇也滿心惺沃非直紓濶睽餘悰也伏惟春闈先生安候續續承聆齋居節宣神扶清穆一命之榮實非左右爲有無但益遠之悵進用之賀交集難雙人生仕宦本非分外事外有變變而內加省養莫非進德修業之地其樂詎有涯耶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惟恪事君之難也晦翁曰學者先須實身於法度規矩之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又曰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是爲高明願之非謂

高明昧於此而愚者能逮于此也又非空言設爲煩
溷也庶幾有助於相長而姑誦所聞已甚愧靦惟左
右有以裁之也前書猥蒙知奬圖報無計敢據狂妄
不復知裁非徒不以敬衰而罪之反自貶之以飣囊
肉走謙之以銘珮服膺其自牧之卑虛受之大令人
不覺欽仰景歎也余入此春來宿痾姑無添劇而神
氣已鑠於積痼中方今下山之暉走灘之舟無力可
挽可能有望於朝聞一事而終免得同學之貽羞歟
每摩挲几案間陳篇而憮然興吁也

與宋德三 丁巳

爵祿可辭天下之至難也而座下能之何古人之不可及哉以若賤見歷究古今出處之義莫不有天人之分淺深之異座下之意蓋出於定省之不可久曠則豈不誠聽命于天而自得之深者歟由是而力能勉之以至於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中庸亦可以有庶幾者也餘力之暇做得甚工夫既賀且祝又從而頌聞之

與宋德三 戊午

榮被追 詔復陞當職用副望實之隆區區仰禱未嘗少懈向於設契講議之時諭以為焉有道義之士

乃用私心于其間哉有是哉言乎固非淺陋所能攷及而於著意理會立志堅確之實尤竊有感焉其與掇拾言語綴緝時文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視聽耑好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者隔已遠矣蓋推此心以往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事何有是以不勝拳拳輒以加勉仰提冀或有助萬分而請陳之幸垂聽焉晦翁答王尚書有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多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

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則胷中不能無疑疑不能無則僥生私心計較先居利害相奪於是乎不肖者之貪進賢者之謙退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私心之制不亦難乎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行大公至正之事原始要終莫非至理耍無私意之可言也以若座下之聰明英特勇於進道勉焉盡力庶乎有以自做得這般工夫如何也其可使門下人人輒爾驟責於大本達道上耶耍於下學上達之序須循環研究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酌之際體用俱到以至於

不以私害義則可以任至重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寧不韙哉斯言也亦有可擇幸少留意焉

與宋德三 己未

今番修契弟名之忝籍在渠雖極榮幸只是吾黨相知既久相愛過甚好而不知其惡徒以年紀許在上流是雖出於勉謙讓養廉恥之大議論而自顧僭越悚懼愧怍將何所稅其將責愛者以拜揖疏數烏得免畢竟顯沛之奇哉是誠日夕戰兢也

與宋德三 己未

長夏所得正在何事有事酬應無事靜坐浴乎塲巖

風乎槐陰隨時隨分無處非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前輩喫緊做工夫底果能統會于心而獨知之妙亦復何如某頓聞之弟宿痾少緩而膝憂多警天其使我將汨沒於憂患科白中而已乎去月伏承先祖　恩侑之與私心感祝無容涯涘但怯暑餘喘心焦于中形役于外潛銷暗鑠自不覺吾衰也此雖生質之弱亦涵養之未熟而順應之不得也如之何其可也向也得聞致叟所遭之原誠極駭愕人心之醇澆世道之汙隆不得不異於古今者亦天也必有事焉固當先究其本末先後大小緩急而勿

正勿忌剛柔相濟時措得宜俾無助長之病則後必有天然固泰之時矣此非所謂人定亦能勝天者耶酬酌萬變泛應曲當這這省察不致差謬則萬頃頹波其於余一箇砥柱何哉此事不教吾輩做麼教誰做慎勿使迫促躁急用氣質而露圭角遂致制行之疎而以來吹毛之口如何如何弟雖愚賤自以爲源流相須休戚一體一痛一痒必無不知之理矣曾者累日相守之時左右以若駭機初不喻及於語次間者其必以爲渠何敢贊一辭出一謀而助我也徒以煩聽聞而止矣是固然也然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

令人疑之揣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危矣此三者舉事之患也左右若深戒乎此則誠先獲者而三緘之戒弟既從事則一得之幸兄豈不審既愧且慨言不知裁幸易至此幸勿以僭越誅之更加涓養于中省察于外萬變一心不失毫釐千企萬望

答宋德三 庚申

伯氏解紱穩做湛樂盡意省定間以林泉之趣此外何求又以爲百度縻身似帳聚矣不可擺却尋數未暇收召神心又不能焉而遂至於自愧自悼之歎有

是栽學問之道誠不外是聞此說者孰不為之激感厲志耶雖以固陋猶不能忘言也朱子答陳膚仲書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工夫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要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意則理事各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少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壅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又答方耕道書曰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

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能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執事其或讀此書而有得於此者耶不然乃是暗合也欣慰之深又用仰勉區區揭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望先生致仕之章實吾東挽近所未睹之經國大策也未有能曉會此道理者寧不寒心乎其所謂自引者無足道也

與宋德三　辛酉

近日潛玩正在何書曾論乃今冬之所當講者不可不溫尋過則果得多少工夫耶前日會講之不得盡

意已悉於伯氏候書不必煩矣復加商確務為從容循序不可只以面面講讀如蒙學之試取樣各以平日所深究不得者預為記錄臨講面討猶為未洽然後取稟于先生又各歸靜思終有不得於心者則復相往復而勿主己見為苟異勿或循人為苟同益恢虛受之量而勉相箴警與之同歸於至當至善之域則其樂當云如何揆以相長之道諸勝之意必無異同矣左右亦以為肯可則從近轉次通諭幸甚服紀比遭從兄喪痛苦難忍但宿痾幸不復作氣息似亦全勝然眼暗神昏之證年加月增所謂尋數寂然

廢却安可以銖積絲累敢望其分寸蹠攀也猶有欲罷不能之願切欲與同志友朋併心合力隨行逐隊以從事於其間萬一得聞其緒餘則可以少償其生平之志耶講會韻歸時訪石蘭翁出示則石蘭以爲昨年次朱夫子韻今年次先生韻不亦可乎弟則曰善遂拈先生大芚山太古寺韻想已聞之矣

與宋德三 壬戌

諭曰緣於五斗不能安意定省實有愧於和靖之不應舉此恐不然和靖事自有所以然程夫子不以輕斷則其意可推而知也亦不見孔夫子之許子路歟

子路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兩賢之出處雖不同時亦有異則後學之取舍也不翅熊魚且左右者以親親仁民爲意則何往而不可哉相愛之至傾倒至此惟在裁處之如何耳

與宋德三 癸亥

爵祿之辭天下之至難而左右每能之稅駕山門安坐讀書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者然至於中庸恐有所不能也誰竟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且有盤錯焉而不用利器將焉用彼器哉去年冬

弟過玉川地聞其民之愁嘆皆以為失我賢太守我之懷矣自貽伊戚此可見執事者成己則急些子便過成物則慢些子便不及殆不近乎書生之多欲少剛也耶好呵好呵春來又復得不擇椽之仕耶寂未聞及甚鬱弟神氣心力已非昔時年將耳順而朝聞一事日以迁遠只增憤悱

與宋德三 癸亥

錫類之慶寔是德門無疆之休碩果不食理固如是況乎以芝蘭玉樹供悅春府者尤計應間者王護岐嶷矣區區賛賀已不容極夫子之憲啣願非一再而

都是片雲去來則二三子亦何患乎其去也又何幸乎其來也第其天不欲使斯文倒地不獨爲二三子之幸也感祝感祝竊惟座下抱才不試其心未嘗忘當世而且在不擇祿之地不可以種杞菊畧衆根而止爲閉眾學問也審矣間果復路耶懸仰之至另狀已陳於上伯氏書傍照可燭

與宋德三 乙丑

一別三序隔着霄漢尚勞餘悰長懸懸於桐山之幽春韶畫紅寒泉夜深之間伏惟定省之暇所呻咕何書鄒經講說不住溫繹否孟子功不在禹下考跡而

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相去久遠雖越千載無間乎親炙也幸體斯義循序致精不勝其區區之願第間以浮腫漸蹉三朔殘其不做尸鬼也幾希何幸少緩可謂冈之生然此書間答不敢不究竟乃已故三餘于今專不至廢閣而刀圭之事殆過半亦不免身疲神竭則又安能精到於其極哉然光陰不與求正是急不暇再用修潤而呈上幸左右之先以照檢其未中理處痛加筆削以進切仰

與宋大一 約老 〇 己酉

國家哀慶豈有異同一別三載與懷悠悠伏惟窮陰

重侍餘棣候一道崇衛陞庠之榮非徒尋常栢悅而止竊想其供悅重堂榮則榮矣樂則樂矣執事惟是之以為得乎榮于身不若榮于心寵於世不若寵於天是以先儒常戒早年登科望須師法漆雕開而加勉焉讀書窮理幸勿少緩於科前如何先以仰賀繼以勞祝弟病進棻退日夕憂歎只是老大之悔也其何能有為乎餘祈侍奉貞吉學問日躋

苑卓集卷之三